

鞭

述而寄存

宋 之 的 作

五 幕 劇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民I234

40

102123

2

第九百四十四號
中文舊書
第

鞭

宋之的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鞭

每冊實價一元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發 行 人	著 者
生活印刷所	上海 昆明 星香 洲港	桂林 慶林 成貴 都陽	宋 之 的
	書店	徐 伯 昕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C. F. 947
1-3000

814.5
3032

鞭 (五幕劇)

第一幕

全劇人物：林卷好：女性，廿四歲，北平C大學的學生，事變後逃到南方來的。

沙大千：卷好的愛人，廿六歲，也是北平C大學的學生。

老艾：林九歲，一個沒有名氣的作家。

徐：即苔莉，廿三歲，老艾過去的愛人，卷好大學一年級的同學。

萬世修：廿七歲，大千的同鄉，也是中學時代的同學。

林家棟：十九歲，卷好的妹妹。

袁嘉容：三十六歲，一個官吏。

趙：四十五歲，難民。

趙氏：即二太太，四十一歲，趙的妻。

顧客甲。

顧客乙。

醫生。

看護。

男僕。

送信人。

時 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在重慶，有許多房子的構造，因為街道的坎坷，是頗為別緻的。特別是沿馬路上，以為是三層的樓房，其實三層樓底下，卻還有兩層。但又不是地下室，是由了山勢的高低建築的。

現在在舞台上的，就是這末一間屋子。這屋子也算是二層樓，其實是和上海衙堂房子的欄樓差不多的。這二層樓和大街上的馬路平行，因之，有一小塊窗子是開在馬路邊上，不時有灰煤，甚至行路人的痰吐進來。邊過那小窗，可以看見馬路上急遽的行人的腳。

另外兩扇窗開在屋子的左角，向着衙堂的台階。人們從那台階上上下下，到馬路上去，或者到正下來。這台階很狹，而且很暗。我們舞台上這屋子，幾乎一年到頭都見不到陽光，倒是這時候，霧會從窗子那兒飄轉的擁進來。使得本來已經陰暗的屋子裏，更顯得潮濕。——這屋子是陰暗而且潮濕的。甚至連牆上，都大胆的滴着水。

開幕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屋裏很靜，街上很雜。夜的重慶正在活躍。屋子裏沒點燈，只借了路燈的幽光顯出一點兒輪廓，台階的窗子外面，兩個抬轎子的剛剛走過，一面嘴裏叨着他們的禱語。像：「抬頭望，」「高山上！」「哦，滑的很哪！」「抬的穩嗎，」「左手，左手！」彷彿有一個人故意的走在右手，有了小小的爭執，而終於是在一句「先人哪！」的口頭語裏，各自走散了！

一個人走進了這個黑暗而且孤寂的屋子，頭髮很長，有點蓬亂，戴一付近視眼睛，穿的很壞，走路很遲緩，但却並不萎靡，自然有一種神氣，他顯然是位熟客，看見屋子裏沒有人，就把手裏的東西放在桌子上，擦了一根洋火，借了火柴的光，他週圍看了一眼，便急忙的走到電燈開關的地方，扭亮了電燈。

屋子裏空空落落的。

沒有床，鋪蓋就鋪在地上，一個皮箱躲在鋪蓋的後面，開了蓋，翻得亂七八糟的。唯一的點綴是一張竹製的方桌，卻只有一個矮腳的凳子，用麻繩綁了放在一端，另一端，一隻箱子豎在那裏，上面且鋪了點什麼，想來也是當凳子用的。

桌子上有幾本破書，和碗筷等堆在一起。

一個女人跌了進來。

趙氏：（吃驚的）啊……你？

老艾：我姓艾，常常來的！

趙氏：我還以為林小姐回來了呢？

老艾：我沒有想到他們全不在家！

趙氏：林小姐是下午才出門的！（彷彿講着一件秘密似的）一位坐汽車的小姐來看過她。

老艾：坐汽車的？！（他略做想了一想）

趙氏：頂體面的小姐！

老艾：囉！

趙氏：（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這是林小姐的信！

老艾：請你放在桌子上吧！

趙氏：（殷勤的）您要是渴了，樓下茶爐上有開水！

老艾：謝謝你！

趙氏：（信放在桌子上，覺得無話可說，預備走了。）

（林卷好回來了）

卷好：（顯然是跑了很多的路，興奮却不免有點兒疲乏。）老艾！

老艾：回來了！

趙氏：（急忙的）林小姐，您的信！

卷好：謝謝你，二太太，（把信拆開來讀，但是讀到中間，彷彿很不高興。）真見他的鬼

了……哦，二太太，坐吧！（依舊讀信）

趙氏：坐不住哇，裏裏外外，就要我一個人，那兒還有坐的工夫呢！林小姐，是來信嗎？

卷好：現在那兒還有家債呢！（對老艾）家債的債。（遮了一張在老艾手裏）

老艾：唔！

趙氏：（搭訕着）這年頭哇，真是作孽！像小少爺，活蹦亂跳的，說聲病，怎麼就死囉！

卷好：（隨口答應）死了倒好！

趙氏：慫可不能這末說，年輕輕的，心總要往開裏想。死了一個，就會生兩個的！

卷好：再生嗎？我倒也不想！

趙氏：唔，總是前生欠了他的債，這輩子來討了！

卷好：倒是虧了你們趙先生，也跟着忙了這兩天！

趙氏：快別這末說，林小姐，都在逃難，難得碰見同鄉，又住在一塊兒，這也是緣分！要

不是打仗，你們在北平唸大學唸的好好的，怕一輩子也碰不到呢！

卷好：總以為帶到四川，他這條小命可以保住了。誰曉得又水土不服，空氣也壞，住的地

方又不乾淨——早晚得這樣，在退出南京的時候，也像別人似的，丟在大江裏倒乾

趙氏：真是末脚年，在教的難逃了，林小姐，您前幾天說的那個小飯館，什麼時候開張
啊？

老艾：（拾起頭來）要開張了嗎？

卷好：那兒能這末快，房子還沒有看妥呢！（把最後一張信也遞給老艾）

（老艾讀信）

卷好：你看大千這個人，可是該死！準又是他寫了信，跟妹妹發牢騷了！

老艾：她信上說要到四川來了呢？

卷好：來受訓的！

老艾：這個小妹妹，比我們老大哥強多了！

趙氏：您要是真開小飯館，反正都得用人，我跟我那當家的，去給您跑堂掌灶，倒剛好合適。

卷好：那裏，你二太太這末好福氣。

趙氏：得了吧，林小姐，您東家子不知道西家的事，我這個罪可受夠了。說起來呢，我們

先生是他親哥哥。我還算他的嫂子。可是你看我裏裏外外，忙的連像個人哪！洗洗

卷好：那兒，到底是住在親弟兄的家裏！

趙氏：親弟兄，自個兒要沒本事，連親爹都靠不住的！

卷好：趙先生爲什麼不找個事做呢？

趙氏：他呀，在家鄉辦教育，已經做了科長了，倒也滿走時的。誰知道逃到這兒來，東碰

一鼻子灰，西碰一鼻子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就這末捱下了。所以我想，

這種年月，有什麼法子呢，跑堂掌灶也是人幹的，總比吃盃閑飯強。人哪，到了什

麼地步，就得說什麼話！

（樓下一個女人怪聲怪氣的叫：「二嫂，二嫂！」）

趙氏：（沒好氣的）來了！你看這不是又吼叫了！一時一刻也離不開我！

（趙肅急上）

趙肅：（向其妻）叫你咧！

趙氏：耳朵倒尖！

趙肅：怎麼？

趙氏：不管是貓叫，還是狗叫，你總聽的見。耳朵那麼尖，有什麼用啊！

（樓下又怪聲怪氣的喊：「二嫂！快來呀！」）

趙氏：來咧！又不是催生，要這麼急幹嗎？

趙肅：（目送其妻下，搖頭）真是丟人現世！

趙氏：（突然上）我怎麼丟人現世？我怎麼丟人現世了？你說！你說！

趙肅：（瞠目半晌）你看你這個樣子吧！

趙氏：你的樣子好？你的樣子好？！自個兒沒長本事，養不活老婆孩子，倒說我丟人現世

了！（氣嘟嘟的下）

趙肅：（嘆了一口長氣）啞！（坐下）

卷好：（馬上警告）當心，那凳子腿是壞的！

趙肅：（站起來，端詳了一會）綁了麻繩！不要緊，不要緊！（又坐下）

老艾：大千呢？

卷好：他——（看看有趙肅在座，又把話嚥了下去了。）還不是那一套！

趙肅：這位是——

卷好：艾先生！

趙肅：艾先生，久仰，久仰！

卷好：（介紹着）這是同院的趙先生！

趙肅：（答訕着）艾先生，看報沒有？

老艾：方才站在街角，看了一下大標題！

趙肅：怎麼說？

老艾：也沒什麼，這些日子彷彿倒沉寂起來了！

趙肅：就是這沉寂裏頭，才有文章呢！

卷好：啊？！

趙肅：街上的謠言很多，聽說是英大使就要來了！

老艾：幹什麼？

趙肅：（用着講秘密的口氣）調解，說是要和呢！

卷好：（嘲諷的）又是茶館裏聽來的嗎？

趙肅：茶館裏的消息，比報紙靈通多了！

老艾：（沒好臉色的）那才怪呢！

趙肅：條件據說已相當接近了。東三省租借三十年，敵人無條件的退兵，雙方都不賠款！

卷好：怕沒這末方便吧！

趙肅：真的！是日本人提的條件。現在只差着一點，說是前方的軍事將領不答應。他們是

想把日本人趕到海裏去的！

老艾：唔！

趙肅：艾先生，你以為怎麼樣？我看是和了也好。第一呢，武漢廣州都失掉了，再打也沒

有趣味；第二，憑良心講，條件也不算苛刻；第三，

老艾：據我看，這都是夢想！

趙肅：怎麼夢想，千真萬確！鬼子也支持不了了。第一是游擊隊就叫他受不了，我們家鄉那小地方，也起了游擊隊了。上個月，家鄉的一個把兄弟寫信來，說他做了司令了。他希望我回去幫他的忙，那自然哪，我早先在地方上辦教育，很有點兒力量，我要是回去準保有辦法。可是第一：路途遙遠，這筆旅費難籌；第二：孩子老婆丟在四川也不放心；第三，——第三——

卷 好：第三又有危險，是不是，趙先生！
趙肅：那裏，那裏，哈哈！所以我想還是在四川找點小事將就就算了。

（樓下又是那女人怪聲怪氣的叫：「二伯，二伯！」）

趙肅：（急站起）真是釘屁虫，連一會兒都不放鬆的！來咧，來咧！——他在門口碰見了

世修）

（萬世修雖然也還年輕，可已纏著了小鬍，穿長袍馬褂，走起路來，像個小紳士似的。）

趙肅：你找誰？

世修：我找姓沙的！

趙肅：沙太太，朋友找！（下）

卷好：（迎了兩步）啊，老萬！

世修：（滿面春風的）少見，少見！哈，老艾！（急忙跑上前握手）

老艾：（冷冷的望着趙肅下場的地方）真是個寶貝！

世修：寶貝？

卷好：他是講那個姓趙的，其實人倒還好的！

老艾：壞就壞在這「還好」上，不壞也不好，索性壞出個樣兒來，倒也容易甄別了！

世修：（快活的笑）哈哈！老艾真行，不愧人家都管你教艾擻子！這兩天看報沒有？

老艾：……

卷好：也在茶館裏聽到了什麼消息嗎？

世修：我現在住在重慶大飯店，好久不坐茶館了。

卷好：重慶大飯店？

世修：三〇三號！（袖中拿出一捲報來）這是我登的廣告！

卷好：幹嗎？

世修：你看哪，這兒，這兒！

卷好：（讀）「活神仙萬世修批命論相！」（奇怪的望着他）

世修：活神仙是我的別號！

老艾：你怎麼會是活神仙？

世修：媽媽糊糊，認真幹嗎呢！

卷好：（讀）「預告：敵機今日不來！」

世修：這是我的一點小噱頭，顯點本領給人家看的。就像唱戲的似的，還沒亮相，先來句倒板，吊吊觀衆的胃口！

卷好：（誠懇却不免有點憂傷的）你怎麼想到了這一行呢！

世修：一句話，要吃飯！

卷好：難道我們爲了要吃飯才活着嗎？

世修：可是不吃飯也活不了哇！小姐！

老艾：吃飯並不是目的！

世修：我也曉得這不是目的。可是我文不能執筆，武不能端槍，抗日固然沒份，救國也需要才學，心裏一煩，得，給人看看相，吃碗現成飯得了，好在是大家還需要！

老艾：誰需要？

世修：自然是你不需要，我也不需要。有人需要。比方想升官的，想發財的，想戀愛的，想謀事的，丟了錢的，丟了人的，想爹媽的，想子女的，想老婆的，想男人的，就都需要。逃難到重慶，想碰運氣的多得嘍呢！比方卷好，不就計劃着開小飯館嗎？

老艾：好！我是不想碰運氣的！我想，既然逃到重慶來了，就不能這末白瞪着兩眼閑着。總要想法子活下去，要是生活不成問題，就該做點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工作！

世修：這是你的理想，我呢，頭腦簡單，也沒有什麼希望。既不像你似的，想作更有意義的工作，也比不得老艾，可以到前方法搜集材料，寫文章，我誠心誠意的敬祝你們成功。也誠心誠意的請你們兩位幫幫我的忙！

卷好：我們能幫你什麼忙呢？

世修：聽我說呀，我的看相，有個規矩。起課一元，看相三元，細批八字另議。每天上午九點至十一點，下午兩點至五點，五個鐘頭，只相二十號，多一個不相，過了鐘點不相。頭三天，我想請老同學們都去給我捧場！

卷好：我是不要看命的，況且也沒有錢！

世修：又不要你看相，也不要你化錢，只要你給我捧捧場，頭三天，二十號有多沒少，叫人家看看熱鬧。

老艾：這種騙人的事，我不幹！

世修：又來了，老艾，這種年頭，何必認真呢！秦叔寶那麼英雄，困在濟南城裏，也不得不受店小二的欺負，何況我們，比方說徐曼吧！

卷好：徐曼？

世修：對咧，我們的老同學徐曼，現在改了名子，叫做苔莉小姐了，你想，他當初死了爹媽，要是像你道末認真，這世界還有她的份，怕早就餓死了。

老艾：算了吧，算了吧！

世修：幸虧她想的開，搖身一變，馬上就是上海的名舞女，四川的交際花，現在跟袁主任打的火熱，出入都是汽車呢！（看看情形不對）哦，對不起，提起徐曼，傷了你的心了。

老艾：（冷笑）哼！

世修：那末，一定捧場，我要走了，大千回來，替我約一下吧！再見，不送，不送！

卷好：（送了兩步）再見！

（世修下）

卷好：（溫柔的）老艾，你——比方說，有時候也還想到徐曼嗎？

老艾：不，早忘了！

卷好：（半天）你真是個奇怪的人！

老艾：我！唔！

卷好：我想她就不會，她要看見你病成這個樣子，不曉得會怎麼傷心呢！

老艾：卷好！

卷好……

老艾：不提她吧！隔了這幾年，大家都變了！怎麼，大千還不回來？

卷好：準又是法辦磕頭外交了！磕來磕去，結果是一個銅板也磕不來。他近來牢騷的很，

……考空軍沒考上，孩子又死了，又沒有錢，又沒事情做——

（沙大軍上）

卷好：好，喝，外交家回來了，老萬剛剛走！

大千：千！我在門口神到了，這歌改在鴉魂回來……

卷好：好，又怎麼樣？外交家？

六千：（從懷裏掏出兩毛錢零十個銅元）兩毛錢零十個銅板！（嘩哪一聲拋在桌子上）

卷好：（在大千一下子下去的時候，她警戒的喊）當心！椅子腿！

大千：（搖了幾搖，又站起來了！）

卷好：（埋怨的）你看，老是這麼大手大脚的！

大千：（抓起桌子上的信）信？誰的？

卷好：你還問呢？

大千：哦，是家棧的！

卷好：是家棧的！——大千，你寫信給她什麼時候，嫌了些什麼鬼話？——

大千：（忙着在讀信）沒什麼——沒什麼——

卷好：沒什麼？不見得！準是又發牢騷，說是快活不下去了！

大千：（隨口答着）我不過是告訴她，逃到後方來，倒更氣悶了！

卷好：這已經夠了，你準是告訴她，我們住的怎麼壞，吃的怎麼壞，也沒有適宜的工作

做，除了逛馬路，就在屋子裏嘆氣，老艾的身體一天天壞下去了，他沒有好的營

養……

大千：（抬起頭來）老囑咕，老囑咕，倒像你看過似的，你又犯了囑咕的病了！

卷好：（激動的）還有，在你寫信的時候，孩子不是好好的嗎？你怎麼倒兇她死了呢？

大千：我，沒有！

卷好：那家棣怎麼就曉得孩子會死呢？

大千：（想了半天）哦，那是她把我的牢騷當成真話了。我寫到我們這窮困的生活，就信

口寫了幾句；我說：『我的身體慢慢瘦下去了，卷好也病得很嚴重』——那時候你正傷風——『小孩子怕快死了！』——

卷好：你這是什麼意思？

大千：沒有意思，不過文章做到那裏，就不得不渲染一下，所謂備在弦上，不得不發！讓叫她認真呢！

卷好：你什麼不好說，怎麼咒孩子死，現在孩子當真死了，你總稱心，如願了吧！

老艾：算了吧！卷好，事情已經做了，說有什麼用呢！

卷好：不，老艾，事是很小，可是影響很大。家棣那孩子不曉得怎麼想呢！看她來信的口氣，彷彿很悲觀。你想，她在前方，工作的好好的，我們留在後方，不能鼓勵她，幫助她，反而去向她澆冷水，這應該的嗎？

大千：要是能夠，我很想給她澆盆熱水，我很想告訴她，我們生活的都很好，完全陶醉在

抗戰的激流裏了！叫她高興高興。可是不能夠！事實不是那樣子。事實是我們在受

苦！

卷好：在當初喊打的時候，你就該準備吃苦的。

大千：我可不像你，想的那末長遠！

卷好：那你——你以為我們只要隨隨便便的一打，就能夠勝利了嗎？當初喊打的時候，比誰都起勁，恨不得拿性命拚了，現在才一交手，才嘗到點苦頭，其實是也沒凍着，也沒餓着，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叫苦了！

大千：好了，好了，好在家裡快來了，她這就——
看見人，我這就打了梳，事實上我們大家都很快樂。我們住着五層樓的洋房，夏天有電風扇，冬天有暖氣管，連隨便一條小凳子；都安了彈簧，一坐下，顫兒顫兒，連牆壁上都開着自來水管，每天還可以洗沖水澡呢！

老艾：哈哈！

卷好：（想講什麼，終於止住了。）快編！

老艾：（顯然是居於調解人地位）大千告訴你一個消息，卷好現在已經不是四行孤軍，有了幫手了！

大千：什麼？

老艾：她那小飯館，居然有了同志了！

大千：啊！

老艾：方才你們那位二太太說，她願意掌灶，她的男人可以跑堂呢！

大千：廢話！

卷好：爲什麼是廢話？我方才出去走了一趟，相準了一間門面，價錢很便宜。只要十五塊錢，擺三張拾面，還很寬綽的。附近有兩個機關，一個學校，將來主顧是少不了的！

老艾：（故意的鼓勵她）要幹就得快，要不，人家要搶先了！

卷好：是呀！我順便又到雜貨店裏去走了走，問問動用傢私的價錢，可貴的了不得，比戰

前要高一倍，你們看——（從懷裏掏出一張單子來）。

世說新語

卷好：這價錢，實在是不便宜。

老艾：噯，這末一大堆！

大千：倒像真的似的！

卷好：還會是假的，總要活下去呀，依你說，另外還有什麼法子！事情是很多，可沒有你

大千：我的份。擺香烟攤吧！沒什麼發展，街上賣呢，也掙不活兩張嘴，去抬轎子

肥：你又沒力氣，想來想去，只有開小飯館，到還合適。我掌灶，你跑堂，老艾記

大千：帳，你這個跑堂的不曉得怎麼樣，我這個掌灶的，做點兒北方麵食，倒有把握的！

大千：得了吧，你——，

卷好：怎麼，是想着這跑堂的差使，侮辱了你那大學生的身份嗎？

大千：好了，老艾，人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是脫掉長衫，馬上發財了。恭喜，

恭喜，發財，發財！

卷好：（不滿地）無聊！

老艾：卷好，你算的可真週密！

卷好：想想看，還有什麼要添補的！本老眼，真得是好好添補的，到別處本老眼，真得是好好添補的。

這大方，可是都很貴，竹子的雖然小氣點，價錢便宜多了，一張桌子也只好有一塊二毛錢，三張不過才三塊六，碟盤這些東西，細花的頂好，金邊的次一點，藍邊的更次一點，我選了藍邊的！

大千：你忘了，還有四川本地貨，頂便宜咧！

卷好：去你的吧！

大千：你這計劃，樣樣都好，就只一樣，還差着一點！

卷好：怎麼？

大千：差着點錢，沒錢，中什麼用？

卷好：唔！

大千：多少偉大的計劃，都爲了這個錢，辦不成功！只好拉倒！

卷好：你呀，專門給人寒澆冷水！

大千：我不過是喜歡說老實話罷了！

卷好：可惜這次卻滾淨地方了！

大千：但願繞錯了地方，那麼現在是兩毛錢零十個銅板，大計劃攔在一邊，先想法餓飽肚

子再說吧！

卷好：老艾，這兩毛錢給你！

老艾：怎麼？

卷好：你是病人，應該吃好的！對門那個小飯館，牛肉麵一毛錢一碗，吃兩碗，不給小

帳，兩毛錢剛剛合適。

老艾：可是你們呢？

大千：大概要等着她那小飯館開張了！

卷好：別瞎扯！我們十個銅板買幾個燒餅，也將就了！

大千：（話衝到嘴邊又嚥下去了）

老艾：不，卷好，還是大家一起吃吧！我這兩天胃口不好，也怕油膩！

卷好：客氣什麼呀！你這傻瓜，真以為他會餓着嗎？我們這位少爺呀！少吃一口，就要吵

翻天的！

大千：問題倒不在少吃一口，或者兩口，是在乎明天怎麼辦！明天，大家研究研究吧！

卷好：明天自然有明天的法子！

大千：什麼法子！我是已經山窮水盡了。方才到老沈那兒去，以為總可以對付三塊四塊的，誰曉得他見面先哭窮，也就堵住我的嘴了。上午碰到——碰到一個人，看樣子倒許有點油水，可是跟她那種人開口，我自己先就害臊！

卷好：什麼人！

大千：倒也是一個熟人，——我以後再告訴你吧！

卷好：大千！

大千：磨！

卷好：到我們的舖上去，枕頭底下，一個小花布包，包裹面，有我一件白小褂，在白小褂

的衣袋裏

大千：（急忙的）什麼？！

卷好：你去看看哪！

大千：（急忙的）什麼？！

大千：（急跑去，蹲下，半天，吃驚的）什麼！什麼！

大卷：好：怎麼樣？

大千：錢，五十塊呀！（興奮的）老艾，我們發財了！

老艾：……

卷好：（向老艾）現在你總放心了吧！

大千：（興奮以後，漸歸平靜，有不愉之色。）那兒來的？

卷好：天上掉下來的！

大千：我們天天啃大餅，像水滸傳上的李逵似的，兜裏都快漲出烏來了，你卻偷偷地……

五千塊！我曉都不曉得，還沒命的磕頭，看臉子，心裏好酸……

大卷：好：得了吧！我又沒比你多吃半棵米粒！要不是我一路上隨下……

你心裏的鼓，怕打的更響了！我這個錢是留下……

大千：開小飯館，再說吧！老艾，先提出一塊來，作為罰金，我跟你喝酒去，怎麼樣？

老艾：我還有什麼說的！

好：又來了

大：好：老艾也贊成的！

卷：好：別又拿着老艾做招牌，說你自己是個饒貓，倒乾脆點！

大：好：其實開小飯館，你這點錢還是不夠的！我看你方才開的那個單子，就得五五六塊，

再加上房租，油鹽醬醋茶米柴洋白麵，總得個百兒八十的。况且你那單子上，還漏掉很多，比方茶壺茶碗你就沒打在裏面，客人來了，等菜就得先喝茶，沒茶喝，我

卷：好：這個懂信——四川館子叫做么師的準得挨揍！別看我不贊成你這個大專業，我可是

到處留心！

大：好：（沒奈何的）死鬼！

大：好：如何？這盆冷水澆的是地方！

卷：好：看你有了錢，話也多起來了！什麼事情都已經舒舒貼貼的，還用的着什麼努力

呀！我們要在困難裏面求生存，在沒辦法裏想辦法！

大：好：我的辦法就是法喝酒！

大：好：我的辦法就是法喝酒！

老艾：不，大千，講正經話！老這末坐吃山空，怎麼得了呢！不說是餓肚子吧，閑也要閑

出毛病來了。我想你，我，老艾，都不是沒用的人，要是不愁生活，還怕沒工作做

嗎？既然不到前方去，在後方也要對抗戰盡點力量。像目前這個樣子，不曉得你怎

麼樣，我是覺得害臊的。我早就想到兒童保育會或者傷兵醫院去服務。要是小飯館

開了張，只要夠吃的，我們不是還有許多時間，去替國家出力嗎？

大千：話是不錯，可是開小飯館，也要內行啊！老艾沒學過會計，你也沒學過烹飪

於我，從小是人伺候我，我就沒伺候過人！賣茶房，也要有訓練的！

老艾：又沒冷了不得的排場，這點兒事我們都對付不了嗎！重慶的人，一天多一天，主顧

是少不了的！我担保一定會賺錢！

大千：那麼，你的意思——

老艾：馬上着手進行！

老艾：我想也不訪試試，賠是不會賠的，萬一賺了錢——

老艾：起碼老艾的身體可以保養保養——萬一強壯了，不要餓了，那時江津

老艾：哈哈！不過有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萬一要賺了錢，不要爲了錢，忘了工作就

好！

卷好：這是你的過慮，難道我們學生都要開小飯館嗎？

大千：好了，就這樣辦，爲了預祝我們的成功，提一塊錢去買酒，先來一個慶功宴，如何？

老艾：我去！

大千：自然是我去！

卷好：我贊成老艾去，要是你去，又要被人家捉大頭了！

大千：好了，兩毛錢的酒，一毛錢的花生米，兩毛錢的醬牛肉，三碗麵，劃下買大餅好

了！

老艾：好吧！

（兩個人都很興奮，卷好開始快活的哼着一個流行的救亡歌曲，大千和着他。）

大千：卷好，鞋子破了！

卷好：賺了錢，就可以買新的！

大千：什麼？

卷好：我說是賺了錢——

（兩人都不免相視着大笑起來了）

卷好：呵！大千你方才講了半句話，倒底碰見誰了？

大千：碰見了鬼！

卷好：誰？

大千：徐曼，你說怪不怪！

卷好：倒巧得很！

大千：方才因爲老艾在這兒，我沒好意思講！她神氣的很，打扮得妖形怪狀的，問我住的地方，我告訴了她，現在想想倒後悔了！

卷好：爲什麼？

大千：自從她悄悄的退了學以後，這幾年，我到常常想着她，我一向不知道她做些什麼，

問老艾，老艾也不肯講，卷好，你猜怎麼樣？

卷 好：怎麼？

大千：她原來做了野鷄了！

卷 好：老愛這末刻薄人！

大千：真的！方才在老沈那兒，我才知道的！這幾年她生活墮落的很，想不到一個人，說變就變得這個樣子！

卷 好：其實徐曼也可憐的很！

大千：可憐，得了吧！一個人要不長進，是用不着可憐的！

卷 好：大千！

大千：唔！

卷 好：你真以為是這樣嗎！

大千：我是嫉惡如仇的！

卷 好：我覺得什麼事情都有個原因，徐曼要不是死了爹媽，生活沒辦法，現在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在大學裏唸書，搥架子，裝小姐嗎？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孩子，在這種

形下，有什麼法子呢，況且徐曼弟姊妹們一大堆，都要她負擔的！

大 千：曉得了，你是她的好朋友。自然會爲她辯護的！

卷 好：你難道——

大 千：我只覺得肉麻！

卷 好：大千！

大 千：唔！

卷 好：（半天）沒什麼！

大 千：老道末吞吞吐吐的！

（門外一個清脆的聲音：「卷好姐姐！」）

卷 好：（驚惶的）誰呀！

（徐曼——卽若莉，一個裝扮入時的女性上。）

若 莉：我！

卷 好：徐——曼——

苔莉：卷好姐姐，我又來了，你不奇怪嗎？

卷好：我——

大千：你已經來過了？

苔莉：大千，你不曉得，碰見了你，我真高興死了！和你分手以後，我馬上就跑了，那

時候你還沒回來呢！

大千：（責難的）怎麼，你來過一趟了，卷好——

卷好：……

苔莉：卷好姐姐，我只能耽擱一會兒，我旁的地方還有應酬，方才因為身上不方便，我很

難過，我特別叫車子彎了一彎，又給你帶來——

卷好：（急忙的）大千，你看樓下有開水沒有？

苔莉：不，卷好，你倒跟我客氣了！我現在又帶來了五十塊！

卷好：（無力的）徐曼——

苔莉：要是這還不夠，我再去找法子。這幾天我手巧也很緊，等開了張，我一定——

卷好：大千你難道忘了……

大千：誰是朋友，誰不是朋友，我心裏是有數目的！

卷好：大千，那已經少——

荇荇：（低頭無語，但無意中卻發現了那疊鈔票少了一塊。）沙先生，你錯了，這不是五十塊，這是四十九塊！

大千：啊——這是——

荇荇：準是我方才一時粗心，少放了一塊，我現在補上這一塊，一共一百塊放在這兒，我叫你知道，我這個不清不白的人，有時候也還需要朋友的！卷好姐姐，再見！（下）

大千：（半天）走了，她走了，就這末走了！

卷好：……

大千：卷好，你做的是什麼事啊！

卷好：問你，我們是人，徐曼也是人，徐曼的錢上沒有血，她沒有殺過人，你這種樣子

給誰看呢？

大千：（堅決的）還她！

卷好：（反譏的）還她！

大千：（軟弱的）還她！

（老艾持酒，肉，麵等物品上。看見兩個人都撇着嘴，不覺吃了一驚，半天）

老艾：方才我看一個女人，從我們這兒出去了，看樣子——那是誰？

大千：一個不相干的女人——

——

第二幕

時間：第一幕後五個月，初春。

佈景：七七小飯館的一個角落，雖然是個角落，可是灶披間，和飯座都可以看見。舞台被隔成兩部。右後都是灶披間，可見鍋灶，升着旺盛的煤火，有蔬菜肉類掛在鍋灶的頂空。有門通飯座，中間隔了一層板牆，牆上掛了一付對聯：是「吃飯不忘救國，」
「飲酒常思殺敵！」上款：七七小飯館開幕誌禧，下款：同學弟萬世修敬賀，牆下是帳桌，上有算盤筆墨帳簿之類。台上只得到一張飯桌，其餘的飯桌都隱在台後，左側，有樓梯，從那兒上樓，是雅座。

開幕的時候正是一點鐘左右，小飯店裏非常擁擠，林老好青布亂頭，白布圍裙親自當爐，趙氏在一旁做她的助手，老艾在帳桌上忙着寫帳，沙大千起肅，跑上跑下忙成一團。人語嘈雜，鍋勺亂響，顧客甲乙以筷子敲碗，在哼着什麼歌曲。

（沙大千持着一盤菜盤。）

趙 肅：（直看領子喊）榨菜炒肉絲，裹菜豆腐湯，吃快呀！

（老艾打着算盤珠）

（卷好正把鍋裏的菜盛入盤裏）

（台後的聲音，「懂懂，算帳。」）

趙 肅：（急忙的）來咧，來咧！（端起那盤菜下）

顧客甲：（在他的背後）菜快點！現在的重慶，真是不得了，就以這個小飯館來說囉，天天

擠得水洩不通！

顧客乙：聽說這幾個月，也很賺了幾個錢呢！

顧客甲：賺錢，當然，國難期間，只要肯賣力氣，昧良心，發財還不容易嗎？你瞧那女的！

——指卷好）

卷 好：（又一個菜下鍋了）二太太，醋！

趙 氏：哎呀，醋殺鍋了，放點糖吧！

卷 好

他二太太，小太太，手也上。

趙肅：（直奔帳桌）一塊二毛四，小帳三毛哇！

趙氏：謝謝！

（老艾記帳）

（大千自樓上下）

顧客乙：（呆了一會）倒還體面！

顧客甲：聽說還是個大學生呢！

顧客乙：（搖頭）

顧客甲：茶房，報紙拿來！

大千：（至灶披間）家常餅快點！

卷好：去買醋囉！

大千：飯座誰招呼？

顧客乙：（生氣的）茶房報紙！報紙！

趙肅：（慌忙的）來咧，來咧！

(顧客甲乙看報紙)

大千：(回到帳桌上來)老艾，帳結清了沒有？

老艾：差不多了，一共是四千七百左右！

大千：有這來多！

老艾：你看怪不怪！

大千：(翻帳簿)才五個月，真不得了，怪不得人人都想改行做生意了！

(趙肅端菜過)

顧客甲：(拍桌子)他媽的汪精衛居然到東京去了——喂，菜——真不要臉！

趙肅：(回過頭來)先生，要菜可以，別罵人哪！

顧客乙：(沒好氣的)菜快點，等了快一個鐘頭了！

趙肅：那也用不着罵呀！大家都是文明人！

顧客甲：(把報紙一摔)你是他媽的汪精衛嗎？

趙肅：你才是呢？

顧客甲：（吵起來）什麼，你說！

趙肅：第一，你罵人不帶髒字，第二：大家都是智識份子，都在逃難，就有個照應不到，也用不着罵，第三，——

顧客乙：什麼第三？

大千：（趕過來）什麼，老趙！

趙肅：（理直氣壯的）他罵我是汪精衛，我又沒到汽油庫去放火，也沒替日本人打信號槍，我怎麼是汪精衛了？

顧客甲：（不服軟的）罵你？又怎麼樣？

大千：得咧，得咧，先生！何必跟下人消氣呢！

趙肅：（火咧）我是下人？

顧客乙：再講話！

顧客甲：揍你！

趙肅：你揍個樣看看，你揍個樣看看！

顧客甲……（伸過手來，反却被大千按下了。）

大千：你想幹嗎？

顧客甲：你想幹嗎？

（兩人瞪眼）

卷 好：（急跑出）怎麼咧，王先生，有話好講，怎麼動起手來咧！

顧客乙：（顯然是一個喜歡講理的人）我們已經等了這半天了，到現在飯還沒影子。大家……是有公事的，要是誤了公事，誰負責任？

大千：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你真要認真辦公，也不會到飯館來放賴了！

卷 好：大千！

顧客甲：你講話，還是放屁！

大千：我要打人！

顧客乙：揍！

卷 文：（不便勸阻也並未助威）這何必呢，這何必呢！

（方欲交手，苔莉和袁慕容上）

（袁一表堂堂，有紳士的風度。慣常有一種微笑。但是自然的，有着一種傲視一切的氣概。）

苔莉：怎麼着，交起手咧！

慕容：（點點頭，微笑着。）那不是俊卿嗎？

顧客乙：（恭敬的）袁主任！

（戰局自然而然的鬆懈了）

慕容：（用着和解的口吻）怎麼吃飯，倒打起仗來了！真是「飲酒不忘設敵」了！

卷好：袁先生給勸勸吧，總是我們沒招呼到！

慕容：用不着勸，都是熟人！真要打到警察局去，三四對案，都不好看！

顧客乙：是，主任！

慕容：那麼，大家握握手，交個朋友吧！

大千：（生氣的）我不握手！（走開幾步）

卷 好：老是這種鬼像！

慕容：（細聲的一笑）哈哈！

顧客乙：用不着了，主任，坐坐吧！（和顧客甲相率下）

（戰事結束，又趨平靜。）

卷 好：叫袁先生看着笑話！

慕容：沒什麼，人都是勇於私憤的，坐車子，吃飯，住旅館，總愛找岔吵架，恨不得拚了性命！輪到和外國人打，就都躲的不見面了！

卷 好：苔莉，陪袁先生樓上坐吧，等一會清靜了——

慕容：（用一種親切的開玩笑的口吻）沒關係，您請公忙吧！

卷 好：（笑着跑入灶披間）

（一切恢復常態）

（趙肅和大千又忙着跑上跑下）

苔 莉：老艾！

老 漢：（有意的不迴）……

苔 莉：老艾，你瞧一個蒼蠅！

老 艾：（抬起頭來）

苔 莉：飛啦——（跑入灶間）卷好姐姐！

慕 容：（和老艾攀談）艾先生，最近有什麼大作沒有？

老 艾：（苦笑）還作呢，頭都快炸開了！

慕 容：哦！我到忘了，前幾天我介紹的那位醫生，來過沒有？

老 艾：來是來過了！

慕 容：怎麼說！這醫生倒是全重慶有名的！

老 艾：說要到院裏去照工光，我還沒有去！

●（有客人下樓）

（趙肅至帳桌前算帳）

苔 莉：怎麼就吵起來了！

卷好：（一面工作着）這還不是家常便飯嗎？

苔莉：卷好姐姐，我告訴你一件事！

卷好：哦！

苔莉：我偶然和老袁談到你們的情形，他非常同情，他說他在交通界有朋友，大成運輸公司的總經理就是他的老表，要是你們願意作運輸生意，他可以無條件的幫忙！

卷好：（冷冷地）再說吧！

苔莉：（性急的）怎麼再說，自從香港運到重慶，起碼一倍以上的利息——

卷好：苔莉，我原來並沒有意思作生意的，這小飯館，過兩天，我都想停掉了！

苔莉：怎麼？

卷好：吃苦受氣倒沒什麼，這樣下去，我人都要變成僵屍了。原來本打算藉此維持生活，

不錯，生活是維持住了，可是一點時間也沒有，連費都沒工夫費了，並且——你

看，菜炒焦了？

趙勝：（瞪着額子喊）小帳一毛！

蓉莉：（正在出神，不免吃了一嚇）死人！

慕容：卷好可真是個奇怪的人！

老艾：唔！

慕容：你們都是老同學吧？

老艾：從小就同學！

慕容：難得，我很討厭現在這些青年，在大學裏吃了幾天書，就像世界上的人，只剩下他一個了，一點能力也沒有，却什麼都瞧不起，彷彿國民政府的主席，都得請他去做似的！

老艾：其實這樣的青年，也很少了！

慕容：不，很多！理想太高，不務實際，像卷好這樣子，袖子一挽，說幹就幹，實在是很難得的！

老艾：（搖頭）也總要幹的有點道理……

（大千從樓上下來，至帳桌交帳。）

苦 莉：卷好姐姐，家棟從到重慶以後，怎麼老不見面哪！

卷 好：她在受訓呢！

苦 莉：受什麼訓啦！

卷 好：關於婦女工作的——啊呀，小姐，你先陪寶先生樓上坐吧，我馬上就來。（專心一

意的工作）

（苦莉無聊的走出來）

大 千：你們說什麼道理？

慕 容：我們說老兄這種苦幹的精神很有道理！

苦 莉：別的不說，看老艾吧，往帳桌上那末一座，像尊菩薩似的，勁大啦！可惜瘦了點！

（慕容和大千笑，老艾不響。）

苦 莉：老艾，怎麼老是繃着眉毛繃着臉，倒像誰得罪了你似的！（向慕容）走，跟我樓上

坐，人家忙着呢！

（苦莉登樓，慕容隨後。）

大千：（目送苔莉登樓後）老艾你這個人真固執！

老艾：怎麼？

大千：彷彿現在你和苔莉，心上還有什麼放不下似的！

老艾：倒也沒什麼，不過總是看着不順眼！

大千：何必呢？苔莉跟我才見面的時候，也吵過的。後來大家談談，我覺得她還痛快，人

也很熱心！老艾，這幾個月，我可學了不少的乖呢！

老艾：怎麼？

大千：一個人不能夠儘由着自己的性子幹，有時候，一般的社會習慣，是得服從的。要是

我們老走大路，你準備保護通過嗎？抄小路，就近多了！

老艾：怪不得卷好——

大千：卷好怎麼說？

老艾：她——沒什麼！

大千：老艾！

做者艾來嗎！(要動了，又土。)將次上什東西，這真是千人！

大千(顯得意氣揚揚)：(天餅的牌子！)

做者艾來嗎！(不出聲)——

大千：那時候大家在起，要說快，有說說，現在有了點辦法，大家就猜忌起來

做：心裏有話，嘴上不說，朋友們反復生疏了！

大千(驕傲的)：大千！(天餅，什麼天餅，什麼天餅了，怎麼別人也笑！)

大千(運河邊)：兩更二手四，正與對！

老艾：(快說)：在這個小飯館還沒開張的時候，我就說過，大家不要爲了生活，忘了工作！

大千：你的意思——

老艾：現在工作在那兒呢？壞就壞在這個抄小路，我爲這個很苦惱，卷好也爲這個很苦

惱，你倒一點也不覺得。苦是怎麼，我們都清楚，她不過是在生活上幫了一點

小忙，你居然就感激了！

大千：(不痛快的)笑話，我感激！哼！

老艾……

大千：北方有句土話，叫做騎毛驢看唱本，我們走着瞧吧！

（卷好炒完了最後一盤菜，趙肅端走，卷好洗手，出來了。）

卷好：苦藉呢？

老艾：樓上。

（卷好登樓）

趙肅：（至帳桌算帳）兩塊二毛四，五塊找！

大千：（在找錢的時候）老趙，你這幾天犯了什麼病了，怎麼老跟人吵嘴！

趙肅：怎麼我吵嘴，人家逼上門來，我有什麼法子！

大千：你就不能少說一句，你要知道你是七七小飯館的師傅

趙肅：我跑館也不比誰低一頭哇！

（顧客：（在台後）「快點，快點！」）

趙肅：來咧！（送錢下，又上。）你方才什麼態度，說我是下人！

大千：你倒問我的態度？先想想你自己是什麼態度！

趙肅：第一，——

大千：用不着什麼第一，我花錢雇人，是爲了跑堂，不是爲了吵架！

趙肅：第一，我不是下人；第二，我到你這兒來，是先講好的，大家幫忙；第三，——

大千：滾你的第三吧！

趙氏：（也洗了手，趕出來）怎麼了！

趙肅：我有我的身份，大家都是逃難來的，沒法子，要是在我的家鄉，八抬大轎都抬不動

我！

卷好：（在樓梯邊上側着半身）大千，你來！（隱去）

大千：就來！趙先生，我得關照你，這兒不是你的家，這兒是重慶，心裏放明白點！（登

樓下）

趙氏：（驚慌的）倒底爲什麼呀？

趙肅：（氣青了臉）艾先生，你給我算帳吧！！

老艾：怎麼？

趙肅：這氣我受不了，不幹咧！

老艾：老趙，要是你有好地界法，我也不攔你，不然還是幹下去吧！沙先生嘴是臭點，心裏滿好的！

趙氏：不看先生，也得看太太呀，人家林小姐，總沒待錯了我們，老那麼客人似的，一點也不攔小姐掣子！

趙肅：林小姐待我好，我姓趙的心裏明白！這位先生的脾氣，我一天也受不了！吃酒使氣不說，居然拿我當下人待了。我姓趙的旁的不說，也是個幹教育的！——我幹不

趙氏：你不幹，去喝西北風啊！

趙肅：前幾天碰到兩個同鄉，他在內縣裏做小學校長，我可以找他教小學！

趙氏：得了吧，他那個校長，一個月才廿六塊錢。還吃自己的，七折八扣的算起來，連這

兒的小帳還不如呢！教員，更不用說了！

趙肅：不發怎麼樣，也是先生，總比覺下人，給人覺當下菜碟子強！

趙氏：你要去你去！我不走！

(家棣穿軍裝上)

家棣：喂，老艾！

老艾：哈哈，家棣，今天怎麼出來了！

家棣：今天禮拜，訓練班放半天假。

老艾：難得，難得！

家棣：姐姐呢？

老艾：在樓上陪客人談話呢？

家棣：誰？

老艾：苔莉和一位袁主任！

家棣：(伸舌頭)……

趙肅：那末，艾先生，你另外找人吧！(下)

趙氏：死人，你到那兒去？——家嬌小姐，您請坐！我真是打心眼兒裏往外喜歡你，恨不

得把你吞了——你那兒去呀？（追下）

家 棟：怎麼啦！——

老 艾：要辭職呢！

家 棟：倒好聽！

老 艾：樓上坐吧！

家 棟：我討厭那個鬼！

老 艾：怎麼？

家 棟：苦菊倒沒什麼，那個什麼袁主任，有點裝模做樣！（至樓梯邊）姐姐！

卷 舒：（在樓上）妹妹，上來！

家 棟：不，你下來！老艾，說着你們真是無聊！

老 艾：說到底，還是爲了生潘。

家 棟：要是我呀，一天也受不了！我不懂，你們怎麼會不膩呢！到了後方，真看不慣。前

方吃緊，後方緊吃，難怪你們的小飯館要發大財了！

家棣：後方的抗戰空氣，是差了一點！

家棣：差出一點！我才來的時候，穿了軍裝在街上走，人們都奇怪呢！

家棣：（暗）這書的諷刺真夠了。——

家棣：（懇好下樓，已盡換了衣服，去了圍裙，但是——很樸素。）

家棣：姐姐！

家棣：好：方才苔莉還問你呢！

家棣：誰要她問！

家棣：好：惦記你不好嗎？

家棣：我不要她惦記！

家棣：好：在前方呆久了，把人都呆野了！

家棣：苔莉倒溫柔，寄生虫！

家棣：好：這孩子！

家棣：姐姐，你一天到晚忙些什麼？

卷好：我也不曉得忙些什麼！自從開了這個倒幕的飯館，把我磨的一點時間也沒有，我自己已覺着，都快變成傻瓜了

家棟：我今天是特別來約你的。兩點半鐘婦女界有一個會，請一個剛從華北游擊區來的人，報告那邊的婦女運動……

卷好：兩點半鐘？

家棟：他還到過北平邊上呢，順便也可以打聽家鄉的情形！我們一起去吧？

卷好：（猶疑的）現在？

家棟：自然是現在咧！

卷好：我——

家棟：（瞪大了眼睛）怎麼了？

卷好：你把開會的結果告訴我，也是一樣的！

家棟：你自己不去？

卷好：你想我怎麼能去呢？早上身完，馬上就是晚了！

家棣：（責備的）姐姐！你許辦生意在勤工升的！

卷好：（溫柔的）眼睛瞪那末大，也沒有用，我現在是關在廚房裏了！

家棣：（撇嘴）廚房，哼！

卷好：而且是自己下的鎖！

家棣：（不滿的）你看你吧，東也沒時間，西也沒時間，倒像了不起似的！其實呢，不過

是在廚房裏兜圈子，早晚得這樣，呆在北平做大姐不是好，何必跑到重慶來開倒

霸飯館呢！

卷好：家棣，用不着你教訓我，我心裏全明白的，誰還想開小飯館養老呢？這幾個月，我

就像過了幾十年似的，把心都過老了，眼看看自己的計劃都不能實現，整天是素炒

波菜榨菜肉絲，你想煩不煩呢？老艾，我想，這小飯館索性停掉吧！

老艾：停掉！

卷好：停掉以後，再想法子，像目前這個樣子，把自己都賠在裏面，實在合不來！

老艾：我倒沒什麼，就怕大千——

卷好：你怕他不肯嗎？他正計劃着飛香港呢！

老艾：他要飛香港！

卷好：是苦莉出的主意！

老艾：她還有什麼好主意！

卷好：別還未說，老艾，苦莉也是有淚往肚子裏流，怪可憐的！

老艾：（冷笑）噫！

家棣：又是什麼花頭啊！

卷好：因為有一個交通上的關係，大千想要到香港去做運輸生意！

家棣：又是生意，害了做生意的病了！

老艾：這就叫吃力不討好，務一行，既然開了小飯館，就不能不在生意經上打算盤了！

家棣：記得我在前方的時候，大千寫信給我發牢騷，埋怨沒有工作，說了很多傷心的話！

現在倒好，用不着傷心，也有了很好的工作了！

卷好：家棣，我始終沒有把做生意當做工作的！

家 棟：有什麼用呢？我說請哥聽聽，不去做，還不是廢話！

卷 好：我正要做的，我正想去學習一點必要的知識……

家 棟：那晚學救護好不好，現正有一個救護訓練班，把戰地智識，跟救護技術配合起來

教，教授們都是頂有經驗的！

卷 好：不曉得什麼時間上課！

家 棟：每天下午七點到九點，學校離這兒很近，你要去，倒方便的！

卷 好：每天七點——

老 艾：正是上座的時候！

卷 好：猶疑的，怎麼好呢？

家 棟：人家一個學校，也不能為你一個人，就開一班哪！

卷 好：可是我的時間——

家 棟：又是時間，在後方，倒像時間是特別寶貴的！

卷 好：家棟，你真以為我甘心墮落嗎？

家棟：那是你自己心裏有病，我並沒有這末講！

卷舒：我不過是想，要是我們的事業基礎穩固了，就會更有力量了！

家棟：我不懂！

卷舒：據苔莉和袁主任他們說，貨從香港運到重慶，起碼一本一利，要是眼光，還不止的，假如能夠賺個三萬五萬的——

老艾：好大的胃口。

卷舒：其實也不難，要是有了錢，不懂是我們的的生活有了保障，工作更有力量，連苔莉都可以重新做人了！

家棟：你真這樣相信嗎？

卷舒：怎麼？自然！這樣好的機會，我們再不去利用，那不是傻瓜嗎？反正我們不做，別人也還是要做的，別人賺了錢，是爲了私人享受，我們卻爲了自己的工作。要是成了功，我馬上去開一個傷兵醫院，你跟苔莉，也許還能夠結婚呢？

老艾：瞎扯！

家棟：大千怎麼樣？恐怕就不會放空軍了。

卷好：那——隨他去吧。反正他對於空軍，也沒有興趣了！

（苔莉，大千，露容止。）

大千：——

苔莉：卷好姐姐，怎麼正談到勁頭兒上，你倒躲起來了！

家棟：好久不見了！

大千：——

苔莉：可不是嗎？卷好姐姐，原來那個大成熱的公司的總經理，這兩天正鬧災，你瞧狗

多巧哇！老艾，要是發了財，你的憂鬱病也就好了！

老艾：我根本不想發財，也沒有憂鬱病！

苔莉：幹嗎呀，誰又沒得罪你？

卷好：（調解的）又是老套子，你們二位先生，真像結下什麼冤似的。

苔莉：你瞧他那眼睛，骨碌骨碌的，都像要吃人了！

老艾：笑話！

大千：家棟，我今天請你去拍電影。

家棟：誰要你請！

大 千：怎麼？現在已經不比從前，看看電影，我倒不在乎了！

家 棣：我不要看！

大 千：頂好的片子，弗力特尼瑪主演，你最喜歡的！

家 棣：什麼喜歡，滾他的蛋吧！

卷 舒：真是死冤家碰見了活對頭，今天怎麼着，都喝多了醬油，把胃口倒了嗎？

震 容：哈哈！

卷 舒：袁先生你不曉得，老艾，苔莉，大千跟我，四個在北平唸書的時候，在一塊兒用

功，在一起玩，有時候大家吵了架，吵過了就算了，大不了是背地裏哭上一場，哭

過以後，反而更快活了，更親密了——那些日子，想想心還會逃呢！

大 千：（也不愉快的）這些過去的日子，還說它幹嗎？

慕 容：（突然想起了什麼）哦，大千兄——

大 千：怎麼？

慕 容：還有一點小節目，我們再談談吧！

大千：好！（工人步上台後）

卷好：既是在逃難的時候，大家又碰見了，老艾，我們難道不能重新再作朋友嗎？

老艾：算了吧，卷好，過去的已經過去了，過去是不會再來的了。我們大家都已經變了，

心境不那麼單純，人也不那麼簡單了！

苔莉：不，老艾，你錯了，就在當時，心又何嘗單純，人又何嘗簡單呢！

老艾：當時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罷了！

苔莉：（尖酸的）而且是場惡夢，很惡很惡的惡夢！

卷好：（吃驚的）苔莉！

苔莉：卷好，不是我誇嘴，我們大家，只有我一個人，是努力的想把過去的日子忘掉！

這些年，我沒有向一個人談過我的過去，也沒有懷憶過一個朋友，我不願意爲了我

自己，責備朋友，我自己有淚往我自己的肚子裏流，要不是很偶然的碰見你們，我

的這種努力，差不多已經快成功了。

卷好

我：苦莉：卷好姐姐，要是大千，一個你所愛的人，當時處在我的環境，從溫暖的家庭裏，一下子變成孤苦無依子，他沒有能力，沒有親戚，他找到你了，要是你，你怎麼辦呢！

卷：好！我，去給人家洗衣服，做嬸姨。

我：苦莉：但是却沒有一個人肯幫助我，我找過老艾，老艾謝謝你，你爲我流了很多的眼淚，你

卷：用事很多的請安慰我！可是你的憐憫對我有什麼用呢！你要繼續求學，你的前程這

我：（大）你沒有錢，你一再的說，你要留我，你就要被迫放棄那張大學文憑了。你願

我：艾：考慮的很週到，小莉的心碎了！

我：家：棟：（出神的）老艾，你領到小艾回書單嗎。小艾回書單嗎。

我：苦莉：（嘶啞的）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我不能死，我的弟弟妹妹們不準我死，我那

我：艾：聽開了！我墮落了！我也許是該被輕視的，可是那本應該是保老艾不願讓是你！

我：我：當時的那一場戲，你現在居然碰着臉爭，說着這下不願讓像隨緣緣似的滾下

大千：滾來，但却是無聲的。

(大千陪袁慕容上)

大千：苔莉，袁先生要走了！

慕容：林小姐，一切我都跟大千說好了，寧是你們決定幹，我一定幫忙。大千兄什麼時候去香港，三天前通知我，飛機票也——以由我去訂。香港跟海防，我都有可靠的朋友！怎麼，苔莉像怎麼了？！

苔莉：沒有什麼！

慕容：眼睛還紅着呢？

苔莉：那是——方才卷好封火，煤灰迷的！

卷好：(困窘的)是的！

苔莉：一迷眼，就愛淌眼淚，真是討厭，——我跟你一起走吧！

慕容：也好！

(慕容催苔莉下)

家棟：我不懂，姐姐，爲什麼她一定要依賴別人，才能活着呢！

老艾：（振振有辭的）因為這是最容易治的方法！

家棣：連小孩子失掉了爹媽，都可以擦皮鞋自力更生的，她爲什麼不可以？！

老艾：都不是要吃苦嗎？吃苦她受不了的，她要走捷徑！

家棣：你也是個寶貝！

老艾：啊！

家棣：自私自利！

卷好：（有所悟的）家棣，那救護訓練班，我決定去！你給我報名吧！

家棣：真的？

卷好：自然是真的！

家棣：（高興的）姐姐！

卷好：苦莉的話不錯，這些日子，我被煤灰迷了眼了！

（趙氏扯趙肅上）

趙肅：不行，我不幹！艾先生，我的帳結清了沒有？

趙氏：死人，真是痰迷了心了！

趙肅：我不幹，我不幹！

卷好：怎麼？

趙氏：問他呀，死人，想不幹了！

大千：那正好，小飯館明天就關門了！

趙氏：啊？

大千：明天關門！

（大家望着他，趙氏失望的坐在椅子上。）

|| 事 ||

第三幕

時間：第二幕後六個月，秋天。

佈景：重慶郊外一所別野式的樓房。樓房的外院，臨嘉陵江，江水蜿蜒，巒巒起伏。樓房只見一角，燈光閃爍。舞台大部是在別野的花園裏。花園依山勢而成，花木繁茂。

雖然時間只有六個月，但我們的主人翁們卻已經有了一點兒變動。變動得最厲害的是沙大千，他剛剛從香港回到了重慶，生意的得手，使得他的生活也奢豪起來了。六個月的香港生活，給了他一種新的資養，他懂了很多事情，很多禮貌，很多處世的方法。對待太太們已經曉得了殷勤，走起路來也比較穩重。嘴下蓄了一種紳士型的鬚，講話自然而然的浮着一種謙虛的微笑。

約摸八點鐘左右，月光盪漾着嘉陵江的碧波。——樹影婆娑，江水激湍。遠處有鑿防空洞的擊石聲，忽隱忽現，是一個人間天上的點綴。

（趙氏和一個男僕拈了一張茶几出來，鋪上了白布單，收拾着茶具，擺着水菓。）

趙氏：快散席了！

男僕：噯，再喝下去，把真酒的都喝下肚去了！

趙氏：免不了要有一場吵鬧呢？

男僕：什麼？

趙氏：免不了要有一場吵鬧，免不了！沙先生剛剛從香港回來，又是頭一次請客……你

想想看，沙先生是要面子的人！

男僕：林小姐不是說要趕回來嗎？

趙氏：誰曉得，準是什麼事就誤下了。

男僕：嘿！

趙氏：大家都等的不耐煩，沙先生臉都青了，到末了，只好用鼻子哼了一聲說「擺吧」場

面真是僵透了。我有經驗的，男人們要用鼻子講話，那就快了！

男僕：你是說沙先生會跟林小姐吵嗎？

趙氏：我把包票，前兩天，已經拌了幾句嘴了，我還看見林小姐掉眼淚呢！那麼剛強的一

述而寄存

個人，會掉了淚，你想想看吧，今天這個岔怎麼也捱不過去了！

男僕：（嘆了口氣）唔，人一輩子都不會滿足的，年輕輕的就發了這末大的財，還吵什麼呢！

（樓內有熱烈的猜拳聲及醉笑聲）（苔莉從樓內逃席跑出，萬世修拿着酒杯跟在後面。）

（江水的急流伴了擊石聲在太空浮漾）

苔莉：（像是渴得喉內出火，而忽然意外的得到了一瓶冷開水似的，舒展着四肢，驚異而幸福的）啊！

世修：（大叫）苔莉，苔莉，你怎麼躲起來了。難得今天老同學聚會，六子又剛從香港回來，來吧，再乾一杯——（他自己先喝了）

苔莉：我要醉了！

世修：還遠的很呢？我曉得你的酒量！

苔莉：在座的有酒量比我好的，你爲什麼——

世修：你是說大千？！

苔莉：他只喝了幾杯白開水！

世修：他有胃病！

苔莉：（有深意的）怕是這幾個月，在香港把胃口吃壞了！

世修：哈哈！你真是！

（樓內有人喊：「老萬，活神仙，你那兒去了！」）

世修：來了，來了，記住，一杯酒。（急下，男僕隨下。）

趙氏：小姐，喝點什麼呀，汽水呢，還是……

苔莉：有汽水嗎！

趙氏：怎麼少的了呢，大熱的天，是要喝汽水，才解渴的！（她爲苔莉斟滿了一杯）

（樓內萬世修猜拳的聲音）

苔莉：你們先生近來有信嗎？

趙氏（從衣襟底下掏出一封信來）他這個死人哪，信到滿勤的，您看——這不是——賺的

錢還不夠寫信的呢，好在是公家的信紙信封！還問候艾先生跟誰呢？

苔莉：（把信還給她）他要接你去呢！

趙氏：我才不去呢，叫他死了心吧！什麼妻呀妻呀的，真是夠封建的！

苔莉：艾先生近來來過沒有？

趙氏：從害了病住了醫院，這有些日子不來了，其實呢，不來也好！

苔莉：怎麼？

趙氏：叫化子似的連我都看不上眼！

苔莉：你去告訴袁先生，說我在這兒！

趙氏：要他來嗎？

苔莉：你只要告訴他，他就會曉得的！

趙氏：袁先生這個人，可真體面，怪不得人家做大官！（下）

（家棣上）

苔莉：家棣！你那兒去？

家棣：原來是你？

苔莉：（上下端詳了幾眼）你臉上抹了些什麼，東一塊西一塊的！

家棣：紅癩冰，白天太陽晒，夜裏蚊子咬，臉上難過的很！

苔莉：就這樣滿街跑嗎？

家棣：怕什麼！

苔莉：還穿了草鞋呢？

家棣：舒服極了！

苔莉：不，家棣，這不像樣子，有身份的人，會笑話你的！

家棣：汪精衛倒有身份，可做了漢奸了！

苔莉：（半天）卷好怎麼還不回來？

家棣：她忙的很！婦女慰勞總會裏的許多事，都要她動手幹的！

苔莉：倒好興緻！

家棣：什麼興緻，這是責任！

苔莉：大千彷彿很生氣呢！

家棣：不要鼻子，在香港呆了半年，倒學會裝模做樣了！

（趙氏上）

趙氏：（向苔莉）我跟袁先生講過了！

苔莉：他怎麼說？

趙氏：他沒作聲！

家棣：這位袁先生，也是個沒事忙。大千到香港去，都是他教壞的。人家的事，要他這麼熱心幹嗎？倒像有了幾十年的交情似的。老實說，他這末熱心，我真有點懷疑！

趙氏：還不是苔莉小姐的面子大嗎？要是我們，人家正眼還不瞧呢？

苔莉：（觸動心思）這話也難說，當初倒許是的！現在……

趙氏：現在可更火熱咧，苔莉小姐，什麼時候吃你的喜酒啊！

苔莉：（搖頭不語）

家棣：苔莉，你別理他得咧！我聽說，他壞的很，仗着自己的勢力，拚命做買賣，人家還

說他在香港買外匯呢！

苔莉：你聽誰說的！

家棣：我們軍部裏有一個人，是他的學生！

苔莉：哦，聽說你就要回前線了！

家棣：我在等我們軍長的電報！

苔莉：家棣，我跟你一道到前方去好不好！

家棣：好哇！我們的工作團正物色人呢！

苔莉：聽說前方很苦的，是嗎？

家棣：其實也沒什麼，慢慢的就會習慣的，大家要都看着旗袍不順眼，高跟鞋還有什麼用呢！

苔莉：你們都穿什麼？

家棣：我們都穿短衣服，軍裝！

苔莉：倒神氣！



家棣：（熱心的）怎麼樣！我替你介紹！

苔莉：你看我有資格嗎？

家棣：我們只求能力，不問資格的！

苔莉：怕我不配！

家棣：什麼？只要肯吃苦，肯離開那個袁什麼東西，肯死心塌地的工作，沒有不配的！
依你說，誰配呢，要是人人都不配，中國早亡了！

苔莉：……………

（袁慕容上）

慕容：苔莉，你找我嗎？

家棣：（向苔莉）你要是決定了，只要一句話好了！（轉入花園小徑）

慕容：怎麼看見我來了，她就走了！

苔莉：……………

趙氏：沒什麼吩咐吧，小姐！

苔莉：沒什麼！

(趙氏下)

慕容：家棣要你決定什麼？

苔莉：你猜？

慕容：我猜——小姐們的決定，我只有遵守，怎麼還敢亂猜呢！

苔莉：你的俏皮話，總是笨透了的了！

慕容：可是這心，卻是赤誠的！

苔莉：她勸我加入她們的工作團呢！

慕容：那不是要到前方去嗎？

苔莉：是的！

慕容：(鄭重的)你覺得怎麼樣？

苔莉：(鄭重的)你覺得怎麼樣？

慕容：我方才已經講過了，你的決定，我只有遵守！

苔莉：我現在請你——

慕容：要是你允許——我是很希望你離開重慶的！

苔莉：哦？

慕容：短時期的離開重慶！

苔莉：（憤怒得近於輕蔑的）我遲早料定你會講這句話的，想不到卻在今天！

慕容：你又扯到什麼地方去了！

苔莉：呵！

慕容：一個戰地工作者，是到處受人歡迎的。你將來要以這種資格，出現在重慶，對我們，是方便多了！

苔莉：我根本不在乎！

慕容：什麼意思？

苔莉：問你呀？

慕容：我不懂！

苔莉：既離開，還不是一句話嗎？

慕容：你又把我的意思誤會了！

苔莉：我怎麼敢誤會你，你又——我不過是一個沒地位沒資格的女人罷了。你放心吧，我還知道自愛，請不必繞這末大彎子吧！

慕容：苔莉！

苔莉：……

慕容：外面近來很有些閑話，說我的行為不檢！

苔莉：得了吧！

慕容：我的政敵只怕社會上不曉得我跟你的關係，他們以為用這種卑劣的手段，就可以把我打倒了！

苔莉：哼！

慕容：自然我是怕的，我敢做敢當！

苔莉：……

慕容：你想我們現在既然不能夠結婚……

苔莉：算了吧，慕容，我並沒向你要求這個！

慕容：那末暫時離開一下，又有什麼要緊呢？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名譽是很要緊的。既然還有法子挽救，爲什麼要留給人家一個污點呢！你要是愛我，也一定會像我一樣的

愛我的名譽——

苔莉：你的名譽倒在我身上嗎？你未免找錯地方了！

慕容：苔莉，你要爲我們，——請特別注意我們未來的幸福！

苔莉：夠了！慕容，夠了！我沒有名譽，也不要幸福，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還會有幸福

嗎？哈哈！

慕容：你看你——你看你——哦，大千來了！

（站在樓梯上，用一種較有威儀的聲音：「把煙拿來，沏茶！」）

大千：請坐，請坐！

（男僕沏茶）

大千：我要白開水。關照意已經不止一次了，這些加人，不是白癡，就是小腦裏短一根

筋！

男僕：（慌惑的換水）

大千：怎麼，苔莉，生氣了嗎？

苔莉：（苦笑）

大千：菜太壞了，我都受不了。別說客人了。五個櫃不齊好廚子，也沒有材料，勉強的用

飛機從香港運一點米，也都被人揀走了。

苔莉：那裏，你太多心了！

慕容：卷好還沒回來嗎？

大千：方才來了電話，說是在開什麼會。

話了！

慕容：大概又是爲了捐款，前個月給了我一小本，說是請我幫忙。請問我這個忙怎麼幫法，

真要一張一張的向朋友化緣，豈不成了馬路上的小學生了？設法子，只好裝大

爺，咬咬牙，捨了一千塊，這個月要再來一次，我的牙可不能再咬，再咬就要掉了！

大千：請吃煙！這牌子還底道，烟味也還好！

慕容：香港貨？

大千：像這樣的烟，本來是極普通的，到重慶，可就成了稀罕寶貝了！苔莉——

苔莉：謝謝，我不吸！

大千：這幾個月，我在香港，卷好彷彿變了。我聽說五三四大轟炸的時候，她在死人堆裏攢來攢去的，大賣力氣。自然，這是國民應盡的責任，我們應該鼓勵的，可是像我們這種人，何必自己下手呢？花幾個錢，還怕沒人抬死尸嗎？要得了傳染病，那才糟呢！

慕容：卷好很有勇氣，許多朋友，都很佩服她！

大千：什麼勇氣，追時髦罷了！就像許多人似的，明明是腰纏百萬，偏要做出寒酸樣子。這全是害的時髦病。我倒甯肯落伍一點，講究實際！

慕容：卷好做事，是很認真的！

大千：匹夫之勇，有什麼用呢！把精力浪費在那些細微末節上，卻只有把自己埋沒了。對於我們的事業，我是有着野心的。我將來很想在民族工業上盡點力，她看不到這一個，害了眼光如豆的病了。

苔莉：人家卻說你惟利是圖呢！

大千：誰？

慕容：卷好也講過這話，我敢保證——是沒有惡意的！

大千：哼！

慕容：卷好爲了抗戰，你爲了建國，大家都有面子，將來你們的結晶品，現成的名字，就是「抗建」，哈哈！（卻只有他一個人欣賞着自己的笑話）

（萬世修上）

世修：（恭敬的）袁主任，你的電話！

慕容：哦，大概是——大千，也許是那件生意有了成功的希望了！（下）

苔莉：什麼生意？

大千：我眼裏容合資經營的！

世修：（把一個高脚玻璃杯放在苔莉面前）小姐，這杯酒怎麼喝？

苔莉：（望了一眼，不理。）

世修：（不免有點窘）怎麼樣？

苔莉：我不會喝酒！

世修：只會戀愛！

苔莉：（豎目）老萬！

大千：老萬，別鬧吧，苔莉心裏不舒服！

世修：心裏有病，要不要請醫生！

苔莉：謝謝你！

世修：要是心病，你瞞不了我！你睜開眼睛看看，我是什麼人！

苔莉：一個著名的騙子！

世修：（解嘲的）專騙女人的心！

苦 莉：（撇嘴）……

世 修：能腫就能醫。醫心病，我是一等一的老手，要不要我給你起一課。

大 千：老萬的神課，倒是有名的！

世 修：怎麼樣？有人主持公道了。大千去香港，我算定了他要發財，卷好不信，大千也不

信，得，我的話到底應驗了！

苦 莉：（無可不可的）那就試試看吧！

世 修：好我的老爺子，試試看吧，倒容易，有病，你不能瞞醫生，打官司，你不能騙律師

師，要算命我就是你的心臟！

苦 莉：我一句話也不說！

世 修：我一切都曉得了！

苦 莉：你——

世 修：心裏有數，你隨手取一件東西！

苦 莉：（隨手在石縫裏捏了一隻花）就是這隻花，好不好！（又隨手插在花瓶裏）

世修：這是一隻野菊花，算數嗎？

苔莉：（點頭）

世修：花就是你，你就是花！這花雖然小，志氣却大！

大千：何以見得？

世修：因為她生在石頭上。可惜是生在秋天，秋主殺，一落草，就已見肅殺之象，加以這花又四無依靠，孤零寂寞！

大千：倒像真的似的！

世修：苔莉，怎麼樣呢？

苔莉：你說怎末樣呢？

世修：這花，你取之於土，却插之於瓶，那麼，目的已經很簡單，不過是爲了有心人的欣賞。苔莉，你大概是想結婚吧！

大千：哈哈，真你的

苔莉：……

世修：可是，花雖本土，究竟不是好現象。苦莉，記住我的話。人的欣賞有限度，花的壽

命有期限，你要提防着水枯花謝……

大千：老萬！

苦莉：啊！

世修：那就是你的大限到了！

大千：別講了！

世修：況且這花雖名之爲菊，其實是耐不得風霜！

苦莉：怎麼？

世修：因爲牠是野種，假的！

苦莉：（忿力的向世修一掌）

世修：（因爲沒有防備，不免一怔。）

苦莉：（一口氣把面前的酒喝乾，把杯子摔在岩石上。）

大千：老萬，你一定是喝醉了！

世修：（憤恨的）我喝醉了，得，靠我喝醉了！哼！（下）

大千：苔莉，我希望你不必介意。明天酒醒了，其他會後悔的！

苔莉：……

大千：要是他敢欺騙我……

苔莉：大千……

大千：我曉得，我曉得！這話算不得侮辱，這只是酒後的戲言罷了！

苔莉：你所得他侮辱我嗎？……

大千：怎麼？

苔莉：你錯了，大千，他發在講的是老實話啊！

大千：你的意思是——

苔莉：我想你可以想到的！

大千：苔莉！

苔莉：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萬一要是水枯花謝……

大千：萬一要是——這不過是你的過慮吧了！

苔莉：我是會感激的，謝謝！

大千：要是真在那裏，苔莉，我希望你信賴我的友誼。我想我現在講這句話，是有點斤

量的！

苔莉：（感動的）謝謝你，大千！

大千：其實人總不會十全十美的。我們大家都免不了有缺點，在這些看卷紙上寫幾句。

苔莉：卷紙怎麼樣？（人答）

大千：這個家裏不是壞的，簡直是夜不歸家，要是我嫉妒的話——

苔莉：你嫉妒他愛國嗎？（人答）

大千：鬼曉得他幹什麼去了！

苔莉：別那麼瞎良心話啦！（人答）

大千：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倆是越離越遠了！

苔莉：（憂鬱地望向他）

(林卷好偕袁慕容上)

卷好：對不起，苔莉，我來遲了！

慕容：你看，多輕便，我來遲了！不行，我們要處罰你的。

卷好：(微笑着)怎麼？

慕容：大家公決，看看應受什麼處分！(沒人答應)

慕容：對於我的提議，二位的意思怎麼樣？

(還是沒人答腔)

慕容：(不覺有點窘的)倒是我做了傻瓜了，一便是好朋友，一便是真朋友，真朋友沒說。

大千：(冷冷的)你到那兒去了？

卷好：真間的怪！

大千：客人都走完了！

卷好：你沒替我道歉嗎？

大千：哼！

卷好：不過，大千，我今天雖然慢點了朋友！可還是很開心！

慕容：有什麼新聞嗎？

卷好：你們聽了一定都會高興的！

苔莉：是不是要和平了！

卷好：別瞎說，苔莉！

慕容：準是米跟菜油都漲價了，大千，這次你囤了多少？

大千：有限的很！

卷好：……

（半天，大家望着卷好）

卷好：家棣走了嗎？

慕容：怎麼扯起家棣來了，不是在談好消息嗎？

卷好：你們不是談和平，就是講生意，我的輿論早就煙消雲散了！

大千：倒像你有高消似的！

慕 寒：其實賺錢是行情定常，此方說你們的生意，對不起，我又說胡生意來了，你們

慕 寒：做生意呀，斷沒有現成的，做甚麼？還不虧你拿的錢，看誰能賺，要不是你左一個電報，

慕 寒：右一個電報，從重慶打到香港，造衝天字，誰買什麼貨，什麼貨的利息頂大，你們

慕 寒：就有奔來嗎？

卷 好：可是我們總要儘量更有意義的事的！

慕 容：這恐怕是很難兩全的！

卷 好：爲什麼，你要曉得我們寒衣捐的成績，你怕不再這末講了！

慕 容：多少！

卷 好：十萬塊！

慕 容：喝！

卷 好：本來只有八萬幾，我與奮極了，我當場就對大家說，我的力量，諸位是曉得的，我

現在願意再捐五千，湊個整數，諸位以爲怎樣？你猜怎麼着，一會兒工夫，就湊成

十萬了！

大千：開始的時候，你不是已經捐了五千嗎？

卷好：一共不過才一萬！

大千：「才」一萬！喝，妙在這個「才」字！

卷好：你不開心嗎？

大千：我怎麼敢！老實說，我覺得有點冤枉！

卷好：冤枉？！

大千：要等到你們這寒衣捐，找好裁縫，製成衣服，打了包裹，送到前線，兵大爺早就凍死了！況且不能送到前線，還是問題呢？

卷好：這一着我們也想到了，我妻自己親自送去呢！

大千：更妙了！

卷好：我準備親自跑一趟！

大千：什麼壞的批評：「妙絕！」

幕容：據我的經驗，這未免太理想了。你們能夠捐款，却不能自由處置，這是不合法定手續。

續的！況且前方軍隊這麼多，也應該有個公平的分配，要不然你送給那一堆雜貨呢？

容：就送給老打勝戰的第二集團軍！

容：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吧！

容：好：（堅決的）我一定要達到我的目的！

（家棣上）

大千：好了，有了對兒了！

家棣：（大家看着她，不免有點驚異。）怎麼回事，姐姐？

容：好：我要到前方去！

家棣：（立刻興高采烈的）好哇，姐姐，我們可以一塊走！

大千：（嘲笑的態度）你看是不是？

容：好：我的手續還沒辦好呢！

家棣：我也正等司令部的電報！

卷好：要能夠一塊兒走，自然是好的！

家棟：真巧啦，姐姐，你沒想到吧，苔莉也要去呢？

卷好：好！苔莉？！

大千：（呆呆的看着她）

慕容：苔莉要去，倒是真的！她因為後方太寂寞了，想到前方呼號點着鮮空氣！

卷好：真的！

家棟：怎麼不真，方才我們已經講好了！

慕容：講好了嗎？好極了，好極了！

大千：好極了？

慕容：這在苔莉，是絕對必要的！

苔莉（冷冷的）我倒沒有感觸！

慕容：苔莉！

家棟：（差不多同時的）怎麼，苔莉！

述而寄存

苔莉：我的事情，用不着別人管！

慕容：我的意思——

苔莉：我已經曉得了！

慕容：那你還——

慕容：不去，對咧！就是死，我也要死在重慶！

慕容：我想不到——

苔莉：那只好怪你自己，重慶就是我的家，我已經過慣了！

慕容：豈有此理！

家棟：苔莉，你怎麼又變卦了！

苔莉：……

大千：（語義雙關的）要是我們用腦子，不是用腳底皮去思想的話，那就難怪的了。

慕容：你是說我沒有思想過嗎？你錯了，我思想的實在太多了！

大千：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讚的苔莉——

卷 好：大千！

大千：我是講究實際的，追時髦，我永遠反對！

卷 好：你以為我是追時髦嗎？

大千：我並沒有說你——

卷 好：你這是什麼態度？我不懂！

大千：請先考慮一下自己的態度吧！

卷 好：我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地方！

大千：我？——反正我的存在，是早就不關痛癢了！

卷 好：也許我沒有事前徵求你的意見，這是錯的！

大千：豈敢，豈敢！

卷 好：但是你很可能用另一種態度講話！

大千：那我就不准你去！

卷 好：（反饋的）你不准嗎？

大千：這就是我的意見！

卷好：什麼道理？

大千：沒有道理！

卷好：那我就一定去！

大千：你一定？

卷好：我已經說過了！

大千：（恨恨的）好了，我們看吧！

卷好：什麼意思？

大千：沒有意思！（怒下）

苦蕪：（着急的）大千，大千，你幹嗎？你——（追下）

家棣：我不懂！這兒的一切，我都不懂！

卷好：（傷心的）你還是不要懂的好！

家棣：姐姐，我要走了，我怕的很！我彷彿到了另一個世界了！

卷好：好，再見吧！

家棣：（猶疑的望了卷好一眼，下。）

慕容：（溫柔得聲音有點變態了）也許我不該揀這個時候來插嘴，但是，卷好，我非常同

情你！

卷好：（垂首無語）

慕容：方才大千的態度是有點兒豈有此理！簡直是放肆，應該受嚴厲的教訓的！

卷好：太遲了！

慕容：不，還不算遲！

卷好：我想不到他會這樣，我真後悔！我後悔我不該開那個小飯館，不該慫恿他到香港去，

更不該賺了這末多的錢！生活一安定，特別是有了錢，人就慢慢的變壞了，變壞了！

慕容：這倒也不見得！

卷好：其實自從他到了香港以後，我就怕有這種變化的。這幾個月，我老是在兩個極端裏

摸索，心裏一陣見風，一陣見雨，不曉得怎麼樣才好，我鄙夷我這種生活，却無力

自救，我爲我自己掘了一個坑，這坑到底把我埋起來了！我自己看的很明白，痛苦的很，這痛苦不能不求安慰找寄托。五三四大轟炸的時候，我冒了大火去救人，犧牲了許多精力爲着難民和傷兵服務，我爲了前線的弟兄募集了點錢，可是結果怎樣，我又騙了我自己，我的過失是沒法補償的，我怕我快被生活的壓力壓碎了！

慕容：卷好，我非常爲你難過，要是你有什麼事情需要我，我是萬死不辭的！

卷好：……

慕容：我希望你不要因此就挫折了銳氣。做忠臣的往往不能做孝子，做孝子的常常就不能做忠臣。這是難以兩全的。其實人生在世，不免都有些痛苦，我自問我自己，對朋友還算得上熱心的，可是我却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就像大海裏的一根朽木一樣，左右都是大風浪，一點兒安慰也沒有！

卷好：你到底還有一個苦莉——

慕容：你以爲苦莉？——

卷好：怎麼？

慕容：卷好，社交界的情形，你還不大熟習！吾莉不過是我一個極普通的朋友罷了！這樣心是沒有主的！

卷好：（吃驚的怔望着他）啊？

慕容：要是你會聽說過什麼話，那完全是謠言，自然，我並不是說吾莉——

（吾莉同大千上）

慕容：（急忙的住口不講）

大千：（靜默了一兩秒鐘以後）卷好！

卷好：……

大千：我們方才發生了一點爭執，大家都動了感情！

卷好：……

大千：這是很奇怪的，我們成了功，却未免常常要生氣。在我們流亡的時候，我們相互之間非常瞭解，生活也很快樂！

卷好：……

大千：爲什麼現在我們倒吵鬧起來了，爲什麼？！

卷好：……………

大千：我方才想了一下，我很難過……

卷好：（無言而泣）……

大千：我現在願意當苔莉慕容的面，向你道歉，方才是我錯了！

卷好：大千！（痛定思痛，不免悲從中來。）

大千：我不該惹你生氣，我求你原諒我！

苔莉：別講了，大千！卷好已經原諒你了！

慕容：（冷冷的）苔莉，我想我們可以走了！

大千：我的意思，方才沒說清楚，這也許是惹你生氣的原因！因爲我想，我們的事業既然

已經有了一點基礎，爲什麼要放棄呢！固然，你很有勇氣，很可佩服，但有人爲了

抗戰努力，也就應該有人爲了建國工作，建國倒是更重要的。我們假如再發展下

去，將來很可能在民族工業方面盡點力的！

慕容：對啦，大千，我還忘了告訴你，我們的生意已經成功！

大千：成功了！

慕容：貨已經從香港運出了！

卷好：大千！我想我要病了！

大千：怎麼？

卷好：我燒的很！（失聲而泣）

幕

第四幕

時間：距第三幕後五日

佈景：一間比較華麗的會客廳。一門通臥室，一門通外院。

趙氏：（收拾着桌上的殘花）

（趙肅悄悄的上）

趙肅：（有點畏縮的）喂！

趙氏：（不高興的）你？

趙肅：你到底走不走？

趙氏：輕點，林小姐病着呢！

趙肅：跟我走！

趙氏：不！

趙肅：放着太太不做，倒情願做娘姨，真是賤胚子！

趙氏：太太？太太幾個大錢一斤？

趙肅：老婆給人家做娘姨，同事們看着笑話！

趙氏：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怕他笑話！

趙肅：我老遠的跑來，接你——

趙氏：誰要你這麼孝心，我還沒有死，用不着你來上墳燒紙！

趙肅：你他媽的肉皮子賤吶！

趙氏：隨你說出金子來，我也不去！

趙肅：（咬牙切齒的）給我路費！

趙氏：什麼？

趙肅：給我路費，我一個人走！

趙氏：你跟我耍路費！

趙肅：自然吶，我學校裏欠了三個月的薪，把褲子都當了，這次來接你，好容易變了十塊

趙氏：你是來接我去給你還帳刷！（將釘在鐵的）沒錢！

趙肅：你給不給！

趙氏：沒錢，沒錢，沒錢！

趙肅：你把錢交給老三放帳，以爲我不曉得嗎？

趙氏：死不要臉！

趙肅：拿錢來！

趙氏：不給！

趙肅：拿來！

趙氏：自己個沒本事，來逼老婆的錢，真是丟人現世，離婚。

趙肅：什麼？

趙氏：離婚，離掉算了！

趙肅：你那兒來學的這一套？！

趙氏：離婚，離婚，離婚！

(沙大千上)

大千：不完全像一個有身分兒的人對待下人那樣

趙氏：……

大千：林小姐病着，你們還吵！

趙氏：是！

大千：一點規矩也沒有？

趙氏：是！

趙肅：(賭氣的)你今天跟我講起規矩來了？

大千：還吵！

趙肅：你忘了我們一桌上喝酒，一桌上又一二五的小麻將了！

大千：豈有此理，來人吶！

(男僕上)

男僕：是！

述而寄存

大千：把這個人給我攆出去！

男僕：先生，請吧！

趙肅：攆我，攆我，你敢攆我？

男僕：先生，請吧！何必呢，大家都是同事，面子上不好看！

趙肅：誰跟你同事？

男僕：我跟你老婆同事！

趙肅：啊？

趙氏：你這個死人吶，給我丟同事的人吶？（一路哭着下）

男僕：（連推帶講的）請吧，請吧，請吧！

趙肅：（雖然唔唔着，但到底被迫的離開了。）

大千：（彷彿拂去了什麼積垢似的）太不像話了！

（林卷好上，她較第三幕瘦了點，精神也頗不振。）

卷好：怎麼啦？

大千：沒什麼，沒什麼，你又跑出來幹嗎！

卷好：看過老艾嗎？

大千：看過了？

卷好：怎麼樣？

大千：熱度很高，咳嗽的更厲害了。他聽說你病了，要來看你！

卷好：爲什麼？倒怪了！又沒什麼大不了的病，況且他的身體也不好！

大千：我也是這麼說，可是他不肯聽。人一生病，就固執的很！我勸了半天，他倒發起脾

氣來了，他說，他還有口氣，怕什麼，死不了的！我倒不好說什麼了！

卷好：瞎！

大千：今天怎麼樣？

卷好：倒古怪的很！

大千：這兩天可巧我很忙，分不開身，等着開工了，還是陪你到醫院裏看看吧！

卷好：你忙些什麼！

大千：就是我跟慕容合股的那個生意，已經從香港運到海防了，誰知道在海防又發生了問題！

卷好：一向不都很順利嗎？

大千：這一次不同，汽油是軍需品，所以是祕密運輸的！

卷好：哦！

大千：因為關係很大，慕容不便出面，慕容不便照面很多地方，要我一個人跑，好在這兩天已經有了眉目了！

卷好：但是大千，——這是違法的呀！

大千：我們是當做醫藥品運的。這有點近於賭博，要是賭贏了，我們的場面就很可觀了！

卷好：（憂鬱的）就是這種僥倖心理，把我們毀了！

大千：卷好，你近來更學究氣了！

卷好：我嗎？

（老艾上）

卷好：嘿呀，老艾！

大千：老艾，你怎麼真來了！？

老艾：沒什麼，也要出來走走！（不免有點氣喘的）爬你們門外頭的這個坡，可真不容

易！

卷好：快歇歇吧！趙媽，趙媽！

（沒人答應）

大千：這些用人，一個個都害了半身不遂了。

老艾：別張羅了，卷好，你的病怎麼樣？

卷好：你看吧！

老艾：瘦了點，面色也不大好，看過醫生嗎？

卷好：還沒有，慕容替我請了個醫生，還沒來過呢！

大千：慕容替你請了醫生嗎？

卷好：總是他請操心，其實也用不着的。

大千：醫生的話，有時候是靠不住的！

老艾：到底是看一看好！

大千：與其相信醫生，不如相信自己！

卷好：這樣的病，我倒有經驗，小時候也害過的！

大千：小時候也害過？真的？

卷好：可不是，和這一次很相像！

大千：完全一樣嗎？

卷好：開始的時候，也是發燒，頭痛，沒有精神！

老艾：有沒有請過醫生？

卷好：請過！

大千：（性急的）怎麼說？

卷好：看你急的這樣子！

大千：我——

卷好：那醫生混蛋的很！

大千：也許有點道理的！

卷好：你不是說與其相信醫生，不如相信自己嗎？

大千：……

卷好：他說這個病要磨折我一輩子，好不了的！

大千：奇怪！

卷好：他說，他說是遺傳病！

大千：遺傳病，什麼？

卷好：這不是瞎扯嗎？我的祖父是生過肺病，可是我的父親身體很好。

老艾：有時候也可以隔代遺傳的！

卷好：我的肺也很健康！

大千：也不一定是肺病，或者——我們總是小心一點的好！

卷好：不久我就好了！

大千：說不定是上次種了根，現在又發作了！

卷好：在北平的時候，我到協和去檢查過一次，也驗過了血，醫生在各部份都簽了字，說

是O·K·O·K·

大千：O·K·

卷好：頂標準的！

老艾：那就怪了！

卷好：香港有沒有好醫生？

大千：香港好的醫生是有的，可惜——

老艾：你沒有病過嗎？

大千：（困窘的）我？沒有！讓我想想看，沒有！我的身體滿好的！你忘了，我考空軍的

時候，各部份都及格，就是體力差了一點！

老艾：到底是身體才算本錢……家棟走了嗎？

卷好：昨天走的！

大千：不，老艾，你安心的養病吧。病人是需要忘掉一切的！只要有沙大千，世界上不會沒你的份的！

老艾：（苦笑）倒乾脆！

卷好：他開心的很呢！

大千：你以為我開心的很嗎？

卷好：看起來很像！

大千：那你錯了！我其實痛苦的很！

卷好：可怪了！

大千：我的痛苦比誰都要深，特別是——

卷好：怎麼？

大千：不過我不在乎！一個有作為的人，痛苦是壓不碎的。我們青年，要有百折不撓的精神！

卷好：倒要看往什麼地方發展了！

大千：往什麼地方發展都一樣？水總要往大海裏流的！

卷好：有時候也未必！

大千：一年以來，你總是和我反對的，好了，好了，你把那什麼慰勞會的地址，告訴我吧，我去替你跑一趟！

卷好：我自己會去！

大千：那怎麼行，你是需要休息的！

卷好：已經休息幾天了！

大千：老艾，你看，她是不是有意的反對我！

老艾：哈哈！

卷好：在民生路中段，自己找去！

大千：醫生什麼時候來？

卷好：還沒定呢，也許今天，也許明天，也許現在，誰曉得，並沒有定準時候。

大千：那我順便去看看，老艾，先坐一會，我出去一下就來。(下)

天
（靜默了一會兒）

卷好：（不安的）老艾，我痛苦的很！

老艾：爲了你的病嗎？

卷好：不，不是病，比病厲害多了！

老艾：大千也告訴過我，說你們有了一點小小的爭執！

卷好：要只是爭執，倒也沒什麼了！

老艾：卷好，不論發生什麼事，我希望你能夠往寬裏想。這些年，我們一塊兒流汗，一塊兒流淚，一塊兒流血，總不是容易的！

卷好：你是什麼意思？

老艾：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都不是聖人，都難免有點過錯！

卷好：老艾，你以爲大千是什麼人？

老艾：怎麼？

卷好：他居然不顧一切，做起違法生意來了！

老艾：……這不至於這樣吧！

老好：我是有很多事情做根據的！將來的日子很長，誰曉得還要鬧什麼花樣呢！

老艾：……有些事情，你是想不到的，……

老好：不，我一切都看的很清楚。我們現在不僅不是民族戰士，簡直是民族的罪人了。

老艾：……地獄到！

老好：自然，他是有很多道理的，而且都講的很好聽。他用許多虛偽的道理掩飾着自己。

做了甚麼事，……這就是我痛苦的真正原因！

老艾：……我想這許是一類……容易克服的！

老好：……你講的話很對，我們活着，爲了什麼呢？

老艾：……醫生，及看護上。）

老好：……

老艾：……這是成大夫，這就是林小姐。怎麼，艾先生，病好了嗎？

老艾：謝謝你，沒什麼……

慕容：正好，也可以請成大夫檢查一下，這成大夫的內科是全國知名的。

卷芬：請坐吧！

看護：（把醫藥箱放在桌子上）就開始嗎？

醫生：最好有一張床！

苔莉：請到裏屋吧！

（苔莉先導，醫生，看護，卷芬，慕容等隨之。）

（剩下老艾一個人，低頭沉思，非常煩惱。）

（趙氏悄悄的上）

趙氏：艾先生！

老艾：啊，二太太！坐吧！

趙氏：這兒沒我坐的份，我們當下人的，倒也站慣咧！

老艾：（奇怪的察着她）

趙氏：醫生來了吧！

老艾：在裏面看病！

趙氏：其實林小姐這個病，依我看，也許是胎氣。

老艾：胎氣？

趙氏：要是胎氣的話，可不能吃藥，藥吃多了，小孩子會吃虧的。

老艾：難說！

趙氏：艾先生！

老艾……

趙氏：我那個死鬼，不是在小學校教書嗎，他又回來了。

老艾：回來了，在什麼地方！

趙氏：剛剛走！

老艾：他怎麼樣？

趙氏：餓透了，還是那種撇脾氣，真是青山好改，秉性難移，一輩子都上不了台盤！

老艾：這倒也不見得！

趙氏：艾先生，我懇求你！

老艾：怎麼了？

趙氏：他那個病也還沒大救頭，要回來呢，又怕沙先生不收，要是你艾先生肯講一句話

做個擔保，沙先生不肯嗎？那我們可沾了大光了！

老艾：怎麼？救濟不比當差好多了嗎？

趙氏：就是說起來好聽點罷，其實呢，連飯都吃不飽，緊緊褲帶上講堂，有氣沒力的。

老艾：倒貽誤人的子弟，還不如老老實實的給人當差呢！

趙氏：莫是他想回來，倒方便的，好在沙先生也需要人！

老艾：謝謝你！

趙氏：要請沙先生……

老艾：……起，莫先生，請稍等一刻，成大夫要問病人幾句話。

老艾：……

老艾：……

老艾：要是大家能夠重新做朋友，我是非常歡迎的！

老艾：謝謝你！

（醫生上）

慕容：怎麼樣？

醫生：（看了衆人一眼以後，慢慢的）袁先生！我想在座諸位，都是病人的朋友吧！

慕容：請放心，大家都是熟人！

醫生：我看病人像是有意的欺騙我，所以我不能不和諸位打聽幾件事情！

慕容：……

醫生：任性對於病是沒有好處的，林小姐在回答我的時候，任性的很！

苔莉：我們自然願意把所知道的告訴你——

醫生：我很想知道一點她的家庭環境？

苔莉：這個——（目視老艾）

醫生：比方說她的父親。平日的行爲怎麼樣呢？

老艾：你的意思是——

醫生：我的意思就是說，有時候父母不謹慎，造下孽，兒女常常會跟窮受罪的！

老艾：我敢保證，老人家的行爲是很嚴緊的！

醫生：她有沒有生過孩子？

苔莉：生過！

醫生：孩子健康嗎？

苔莉：死了！

醫生：什麼病？

苔莉：恐怕是——

老艾：傷寒！

醫生：晤！丈夫怎麼樣？

嘉容：什麼意思？

醫生：比方說，在行為方面——

慕容：沒什麼，我還是沒什麼？

醫生：病人自己呢？交際很廣嗎？

慕容：她根本就不喜歡交際！

醫生：那末，平常也很規矩了！

慕容：（嚴厲的）醫生，你是什麼意思！

醫生：（也嚴厲的）袁先生，我能不能和你密談兩句！

慕容：我想——（目視苔莉老艾）

苔莉：老艾，來。

（和老艾於左角下）

慕容：那麼，現在就是我們兩個人了，醫生，我一定要勸告你，對於你的診斷，你應該謹

慎！

醫生：因為病人拒絕檢查，又不肯回答我，所以我不能肯定的答覆你。我只能說，這怕是一

種梅毒？……

慕容：輕點，你不能輕點嗎？

慕容（卷好笑上）……

卷：好：用不着，慕容，用不着了？

慕容：卷好你……

卷：好：一切我都曉得了，醫生！謝謝你！

慕容：醫生，關於今天的事情——

慕容（看護提藥箱上）……

醫生：自然，我們是代守祕密的，林女士請放心，你的病很輕，很輕，我想是容易好的。

再見！我的診所的地址是——袁先生曉得的（下）

慕容（看護隨之）……

慕容：容以卷好！……

……

慕容：方才成大夫的話，我很吃驚！

卷好：……

慕容：我想不到大千是這樣的人！對於這一件事情，你是沒有責任的。我希冀你不要爲了

他難過！

卷好：……

慕容：你也不必爲這個病耽心，這算不了什麼，要是大大方方的去醫，用不了幾天工夫，

就會好的！

卷好：謝謝你的好意，慕容！

慕容：你打算怎麼辦？

卷好：什麼？

慕容：對於那個罪惡！

卷好：……

慕容：我的話也許講重了，也許在你，大千的食心是還可以原諒的！

卷好：慕容！

慕容………

卷好：我不願意再提起這件事了！

慕容：我爲你難過，是因爲他狠心的欺騙了你，背叛了你！

卷好：我只耽心一件事——

慕容：你什麼也不必耽心，因爲——

卷好：我常常在馬路旁邊，看見有些女人，塌了鼻子，瞎了眼睛，向過路人行乞，要是我

有一天變成那樣子，還不如早點死了好！

慕容：不，卷好，你想到什麼地方去了，那是永也不會有的。即使真有那一天，你放心吧，

總還有一個人愛着你——

卷好：你以爲大千會嗎？

慕容：假使他不，那我——卷好，我請你信賴我對你的友誼！

卷好：慕容！

慕容：我願意和你共同負擔這種痛苦！

卷好：（半天）想不到林卷好害了花柳病了！

慕容：你放心社會上不會知道這件事的！

卷好：這難道是我的錯嗎？這種懲罰不是太殘酷了嗎？現在是一切都完了，一年以來，我

就像蒼蠅撞玻璃窗似的，看見那兒有點兒亮，撞上去，卻通不過，只好退回來了！

環境太可怕了！

慕容：要是你想離開這個環境正好有個機會，幾天內我要到香港去，只要你願意，我們可

以一齊走！

卷好：不，慕容，謝謝你！

慕容：要是你不肯留在香港，那就到國外去吧，你還年青，還可以繼續求學，況且外國的

醫生也比較高明！

卷好：不，慕容，請不必講了。我求你不必講了！

（苔莉及老艾上）

老艾：卷好我聽說——

老艾：卷好我聽說嗎？

艾容：假依樣，真的假的，現在我們應該使卷好好好的休息。現在是——三點一刻，我先走

艾容：再見！艾先生！（下）

苦莉：嚇，你騙我，用人們都在背後搗鬼，噯噯噯噯，倒像天要坍了似的。這些東西

都該開除！

老艾：要是真的，也就難怪！

苦莉：大千那兒去了？他倒裝沒事人嗎？

老艾：其實這也怪不得大千！

苦莉：什麼！

老艾：我想卷好是明白人，用不着我多說的！

苦莉：……

老艾：這一年多，我們大家都害了病，而且很嚴重。要是說沒有勇氣，那末，卷好就是

投機取巧。大家在這抗戰時期！都撿了輕便的路子！，現在的結果是當然的，我們能夠單單的怪大干嗎？

苔莉：我不懂這許多大道理，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一樣，要是有燕窩魚翅吃，總不會去吃草根樹皮的！

老艾：（逐漸興奮的）但是抗戰需要我們吃草根樹皮！假使人人都像你，都因循苟且，投機取巧，去吃燕窩魚翅，我們的仗是沒法打的，自然，社會上這樣的人很多，但不該是我們，我們是誰？我們是青年，要是像卷好大千這樣的青年也——（大咳）

卷好：老艾，你太興奮了！

苔莉：又害着肺病！

老艾：沒關係，沒關係，（又咳，吐一口血濺在地下。）

卷好：怎麼樣！

老艾：頭暈！

苔莉：去驗驗吧！誰叫你充火呢！

老艾：（勉強掙扎着）不，我的精神很好！

苔莉：卷好姐姐，你怎麼樣？

卷好：心裏空的很！

苔莉：等一會大千回來，你得好好的管教他一頓，要是這一次再輕輕的放了他，以後還不曉得怎麼混帳呢！

卷好：也用不着了！

苔莉：怎麼用不着，用的着的，吃慣了甜的，就忘了酸的了！

卷好：要是他愛吃甜的，也隨他去吧！

苔莉：好容易！你太老實了，我可不這麼好欺負，等他回來——

（大千上）

苔莉：（突然緘口不言）

大千：怎麼我一回來，大家倒裝起啞吧來了。（向老艾，苔莉）你們二位，大概長遠不見了吧！今天居然能夠坐在一起談天，而且是和和氣氣的談天，難得難得，你們的衝

大 突，是什麼時候和平解決的？方才進門的時候，我彷彿聽見苦莉說怎麼醜的甜的怎麼，今天苦莉小姐好興緻，想親自下廚房做兩樣甜菜，請老艾嘗嘗味道嗎？

苦 莉：我可沒有你這末好興緻！

大 千：卷好我替你請了一個醫生，叫做達克特汪，是很有名的，他答應在明天來，——要是你明天還不退熱的話。我順便也去看看慕容，他正好出去了，我給他留了一個字條，關於醫生，我請他不必費心了！

卷 好：……

大 千：其次我又到了慰勞會，給你請了假，她們聽說你病了，都很關心，並且告訴我，那個捐款的公事，還沒有批下來呢！

卷 好：……

大 千：還有，卷好，你猜怎麼樣？（稍微等待一下以後）就是海防的弗拉貨已經疏通好了，

苦 莉：我方才接獲電報，說要裝車了。

卷 好：一切倒都很順利，……

大千：可不是！

卷好：你計算的也很週到！

大千：那倒不敢當！

卷好：可惜是那個醫生已經來過了！

大千：什麼，你說他——

卷好：（冷冷的）是的，他剛剛來過了！（下）

大千：（呆若木鷄）醫生——來——過——了——

苔莉：大千，你好！

老艾：也太不謹慎了！

苔莉：怪不得你左一杯白開水，右一杯白開水的，果然白出道理來了！

大千：我並不願意這樣子，這並不怪我！

苔莉：那末，怪誰？你說怪誰？

大千：在香港的時候，爲了一些混蛋，我不得不感謝，不能不巴結，不能不恭恭敬敬。

士，我雖然非常討厭那些壞蛋，卻不能不跟他們打在一起。——我定對於民族工業有野心的！

苔莉：你算了吧，民族工業倒害着花柳病嗎？

大千：有人比我還壞百倍，壞一千倍，交了歹運的卻只我一個，在香港的時候，醫生說我已經好了，誰曉得——

苔莉：現在怎麼辦？請問！

大千：病、沒什麼？討厭的是人們的嘴。要是有法子堵住人們的嘴，使這件事不致於傳播在社會上，那末，病還不容易醫嗎？

老艾：不，我以為最討厭的，到是卷好的心——

大千：怎麼？

老艾：據我看，她的心並不這樣簡單，他恐怕是記你這種行爲，看做一種負心的——

大千：你是說——

老艾：她本來是一個很要強的人！

大千：真是倒霉，一切都不能隨心如意。彷彿有惡魔跟着似的。

（萬世修上）

世修：大家都好哇！

苔莉：（不滿的）真會趕時候！

世修：特別是碰見了你！

苔莉：討厭！

老艾：先不忙鬥嘴，大千，我看你還是——（向內弩嘴）

大千：（有點猶疑的）

老艾：我陪你去！（兩人下）

世修：空氣不對呀！

苔莉：算你的臭覺靈！

世修：我並且還嗅出了這空氣，對於一個朋友很不利！

苔莉：哼！

世修：磨於不利的地位，她自己也許還不曉得吧！

苔莉：總比你清楚！出了這空話，機靈一團眼式野不味，

世修：不見得，苔莉，我給你起的那個課，靈不靈！

苔莉：滾你的吧！

世修：假如我滾了，這兒的人，就只剩下傻子了！

（大）（內有爭吵聲）

苔莉：你聽不見嗎？（向內）（向內）

世修：什麼？

世修（內）：大午的聲響！「我錯了，你難道不能想一想嗎？」

苔莉：吵起來了！（急下）

（萬世修燃起了一根煙，緊張的等待事態的發展。）

（卷寫）

（老艾在內）「卷好，卷好！」

卷好：不，老艾，一切已經完了！

世修：卷好！

卷好：……

世修：我來看你！

卷好：謝謝！

世修：並且受了一個人的委托，給你送兩件東西！

卷好：哦！

世修：一個是銀行存摺，一個是到香港的飛機票！

卷好：誰的？

世修：袁慕容袁先生再三的托我致意，這是他的全部財產！

卷好：什麼？

世入修（低聲的）：港幣三十五萬……

卷好……



世法修持 卷三十五萬

大千：（搶上痛苦的）卷好，卷好！（老艾，苦莉隨之。）

——幕——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刊

第五幕

時間：第四幕後五日

佈景：同第四幕

(開幕的時候，電話鈴響，趙氏接電話。)

趙氏：喂！我沙公館：你是——
——曉得了。

(大千自外上)

大千：什麼地方的電話？

趙氏：醫院，就是艾先生住的那個醫院！

大千：喂！

趙氏：醫院裏說，要請你去一趟！

大千：嗯！

趙氏：怕是艾先生不大好呢！

大千：林小姐呢？

趙氏：在裏面收拾東西。

大千：（奇怪的）收拾東西！

趙氏：就是呀！也不要人幫忙，也不和人講話，我問了幾次，倒把她問煩了，「不關你的

事，二太太！」你看，她又叫我二太太了，這不是奇怪嗎？

大千：我不在家的時候，有人來看過她嗎？

趙氏：沒有，一個也沒有，（想了一想）今天一大早，你剛剛出去

大千：（急問）有人來過了？

趙氏：沒人來，不過林小姐打過一次電話。

大千：打給誰？

趙氏：不曉得，放下電話，就去收拾東西了！

大千：（沉重的）嗯！

（老婦提了兩個箱子從內上）

卷好：（冷冷的）大千，你回來的恰好！二太太，請把這兩個箱子提到門口去！

趙氏：……

卷好：二太太，請你——

趙氏：（提箱子下）

大千：（不免有點恐懼的）卷好，你這是幹嗎？

卷好：我本來已經給你寫好了一封信，現在用不着了。（她把信撕掉）我們可以當面談談！

大千：卷好！

卷好：方才那兩隻箱子，只是我的一些零碎衣服，你的東西，連換洗小掛褲，我都替你放

在那黃皮箱裏——就是你逃難的時候，你從家裏帶出來的那一隻。我經手的賬目，

已經存了銀行的，存摺放在寫字台的第三個抽屜裏，鑰匙，你是有的！

大千：你——你到那兒去？

卷好：……

大千：……

卷好：有一個朋友去香港，你是聽得的！

大千：你跟他一路嗎？你是說他——

卷好：他替我訂了飛機票——也許我現在才告訴你，已經遲了點，可也連我自己，也是今天

早上才決定的！

大千：什麼時候回來？

卷好：大千，我想你是聰明人，用不着我來多說。何必在道別的時候，還找煩惱呢！

大千：你想永久的跟他——

卷好：不，大千，我將來怎麼樣，你很可以不管。至於現在，我們不過是同路罷了！

大千：卷好……

卷好……

大千：（痛苦的）你把一切都帶走了，還留下我幹嗎呢！

卷好：大千，你錯了！你最担心的，不過是社會地位跟金錢，這個，我怎麼會帶着走呢！

大千：那口黃皮箱，是我們從家裏帶出來的，逃難的時候，它一路跟着我們，現在你怎麼

就忍心把它拋掉呢！

卷 好：那是你的！

大千：也曾經是你的！

卷 好：（傷感的）大千！別傻吧！大千！

大千：我們共同生活了十幾年，有愛，有笑，有幸福，有快樂，這十幾年，難道沒有一點值得你回憶嗎，沒有一點值得你留戀嗎？

卷 好：太多了，因為太多了，所以我不忍——

大千：要是我們的孩子活着，你也許不會離開我的，現在一切都完了！

卷 好：一切都完了！

大千：記得在北平的時候，每一次的示威，我們總是膀子勾着膀子，向着警察的水龍頭，刺刀，警棍衝鋒，那時候，我們的心靠的多緊啊！

卷 好：（難過的）那樣的日子，不會再來了！

大千：當初要開小飯館的是你，主張到香港做買賣的也是你！現在忍心丟掉我的還是你！

就是我錯了，難道你就沒有責任嗎？

卷好：我們大家都沒責任，談到責任，只好怪社會，社會自然而然的使我們結合了，因為那時我們的思想相同。感情相同，社會又自然而然的使我們分離了，因為現在我們的思想不同，感情不同。

大千：有什麼不同？請闡，有什麼不同？

卷好：有什麼相同呢！你做違法生意，是爲了賺錢自飽，跟壞女人胡調，爲了適合你的環境，拿了民族工業作藉口，不過是想掩飾自己的罪惡，你的行爲，究竟那一點與抗戰有益呢！

大千：卷好！

卷好：與其勉強的在一起受痛苦，例不如乾脆的分開好了！

大千：可是袁慕容是什麼，一個臭官僚罷了！

卷好：我早知道的！

大千：那你爲什麼跟他一路走！

好：這是我的事！

大千：你難道是想！

卷好：我什麼也不想！大千，我不願意在分別的時候，再增加新的痛苦！我想，這已經夠了！

（苔莉急忙的上）

苔莉：卷好！

卷好：呵，苔莉！

苔莉：（慌亂的）我要死了！

大千：什麼！

苔莉：慕容騙了我，他騙了我！

卷好：……………

苔莉：已經講好了，我跟他到香港去結婚。現在他卻躲起來了，不見我的面，連電話都打

不響了！

大千：你要跟他到香港去結婚嗎？

苔莉：現在他一個人走了。祕密的走的。

大千：我敢保證，他還沒有走！

苔莉：沒有走？那爲什麼躲着我呢，對咧，他怕我到飛機場去捉他，丟他的臉，他還是跟別的女人勾搭上了！

卷好：苔莉！

苔莉：一定是的，哼，鬧翻了，大家活不成，苔莉也不是好欺的。他要想自由自在的帶個壞女人到香港去享福，那他錯了，就是他飛到天上去，我也能把捉下來。

大千：苔莉！

苔莉：什麼臭女人，我到要賞識賞識。我要不把她的臉撕碎，也就不是苔莉了！

大千：苔莉，你要知道那壞女人是誰嗎？

苔莉：你知道？

大千：你問卷好好了，她比我清楚的多！（下）

苔莉：（半天）卷好！

卷好：苔莉，坐到這兒來！

苔莉：怎麼？

卷好：坐到這兒來，聽我說！

（苔莉坐近卷好）

卷好：近來我跟大千發生了什麼，你是知道的！

苔莉：嚶！

卷好：大家的感情破裂的很厲害，已經沒法子一塊兒生活下去了。要是再勉強的在一起，

就只有痛苦！

苔莉：……

卷好：我只好離開他，聽他去走他的路！

苔莉：離開？怎麼？

卷好：可是我到那兒去呢？我受了很大的刺激，又生了病，不能不好好休養一下。

苦 莉：哦！

卷 好：你跟慕容的事，我是不曉得的，他並且告訴我，他跟你只是一種普通的友誼。他騙了你，又騙了我，所以當他提議一起去香港的時候——

苦 莉：卷好，怎麼，你——

卷 好：我答應和他一起走！

苦 莉：是你！原來是你！是你把他奪走了！

卷 好：不，我並沒有奪他，我跟他，只是同路罷了！他怎麼樣想，我不曉得，至於我，不過想利用這偶然的機會，離開重慶吧了！現在既然是這樣子，我不能不再做決定了！

苦 莉：事情已經發生了，是沒法子挽救的！

卷 好：也許還能夠挽救！

苦 莉：你打算怎麼辦？

卷 好：天下之大，還會沒我容身的地方嗎？

苦 莉：那兒去呢？

卷好：隨便那裏！

苔莉：卷好，你要是愛他，就隨他去吧！

卷好：我誰都不愛，愛已經把我毀了！

苔莉：我是無所謂的，社會上還有許許多多的袁慕容在等着我呢！

卷好：苔莉，想不到我們那樣的碰到，這樣的分開！

苔莉：怎麼？

卷好：要是我還活着，這會使我永遠不安的。我不願意對不住朋友，可是事實偏偏——

苔莉：……………

卷好：我很想為祖國盡點力量，又偏偏是這樣的結果。老艾說的很對，投機取巧，把我害了。苔莉，慕容有點東西存在我手裏，請代轉達吧，這或許對你有點幫助！

苔莉：什麼？

卷好：一個存摺！

苔莉：你怎麼——

卷好：我該走了！

苔莉：你——

卷好：再見！（下）

苔莉：卷好，卷好！

（萬世修上）

世修：她剛剛出門！

苔莉：（呆了一會，追下。）

（世修默然）

（稍停，苔莉上。）

苔莉：（傷心的）卷好走了！

世修：我遇到的！

苔莉：她不回來了！

世修：唔！

苔莉：倒像你一點不關心似的！

世修：關心又怎麼樣呢，人生在世，馬馬虎虎！她太認真了，難免就吃虧，當初我也聽過她的！

苔莉：見鬼！

世修：活神仙的話，她都不聽，有什麼辦法呢！苔莉，你怎麼樣？

苔莉：我難過的很！

世修：近來好嗎？

苔莉：沒什麼！

世修：沒什麼，不見得吧，我的課，一向都很靈驗，你也不會例外的，我要你提防着水枯花謝，怎麼樣，有點苗頭嗎？我看準了袁慕容這個人，是靠不住的！

苔莉：我沒有心腸跟你瞎扯！

世修：到你有心腸的時候，怕就晚了！

苔莉：就是真有那一天，我也不怕！

世修：不怕？

苔莉：大不了，也不過是死！

世修：我想死總不會好過吧！

苔莉：別人不好過，你還不開心嗎？

世修：我開心，才不呢！我已經走頭無路了！

苔莉：什麼？你？

世修：衛戍總司令部今天通知我，限我即刻出境！

苔莉：啊！

世修：因為我沒有正當職業，已被驅逐出境了！

苔莉：真的？

世修：把我驅逐出境，你說糟不糟呢，離開重慶，你想我能到那兒去？

苔莉：你可以上天！

世修：幹嗎？



苔莉：要老在地上，也不配做神仙了！

世修：笑話——好在我近來幫了一個朋友的忙，得了點外水，一時還不要緊，臨送出境就驅逐出境吧！風聲一鬆我還可以捲土重來。至於你呢，容顏一老，青春怕就難再

了！

苔莉：……………

（大千上）

苔莉：大千，卷好走了！

大千：走了！

苔莉：她勸你保重，一個人走了！

大千：走了！？你會放她走了！？你這個傻瓜，你這個乏貨，你會放她走了！？

苔莉：不關我的事！

大千：不關你的事，你曉得他那兒去了？

苔莉：不曉得，也許是前方，也許是香港，也許竟是一個人跡罕到的鄉村！

大千：胡說，除了你的靠山袁慕容，她不會跟別人走的！

世修：卷好的走，是有點古怪！

大千：你以為她能到那兒去？前方嗎？鬼話！她還不夠格，鄉村更是瞎扯，她就受不了鄉村的寂寞！

苔莉：那只有你這末想！她什麼都講了，也答應了我，我相信她！

大千：你最好去相信鬼呢！憑良心講，你答應了人家的話，就都靠的住嗎？

苔莉：……

大千：這是什麼時候，你也不想，你沒有腦筋！是個白癡嗎？在我們戀愛得火熱的時候，她也答應過我，說永不離開我的，現在怎麼樣！天下的人都曉得，枕頭邊上的話，是最靠不住的！

苔莉：可是我有把握的！

大千：什麼？！

苔莉：這是袁慕容的存摺！

世修：（驚怪的）怎麼到你手裏了！

苔莉：卷好交給了我！

大千：見鬼！要是姓袁的向銀行裏聲明一句，這就是一張廢紙！

苔莉：啊！

大千：（跑到電話旁邊）喂，喂，接飛機場……珊瑚礁飛機場……

苔莉：怎麼樣？

大千：電話不通，完了！

苔莉：……

大千：（發狠的）好吧！走了也好！她走了，我的耳朵旁邊到清靜，我可以幹我的！沙大

千是不怕艱難的！

世修：好，老沙，你很有勇氣！

大千：最近這批生意成了功，我還可以做第二批，做第三批，等到我的理想實現了，我們

就要看看誰在這個社會上站的住！

苔莉：（傷心的）可是——我呢！

大千：你——

（電話鈴響）

苔莉：（緊張的）電話！

（萬世修急去接）

世修：咧，哦，我沙公館……什麼——哦……是……是……是……

苔莉：怎麼說？

世修：醫院裏催大千趕快去，說是老艾——消息不好！

苔莉：啊？

大千：已經催過一次了！

（哀慕容上）

苔莉：什麼，慕容，你——

大千：你今天沒有走！



慕容：我改了行期，今天飛機已經飛了！

苔莉：（怨恨的）是不是因為你的意中人沒有去呀！

慕容：我因為有點要緊事耽擱了！

大千：先生，你未免太過錯了，打死了人，倒來吊喪嗎？

慕容：大千，你什麼意思！

大千：要是你想要偵探消息的話，我們這兒是一點也不知道，我只能告訴你，她已經走了！

慕容：誰走了？

苔莉：倒裝的像！

慕容：老實說，你們今天的態度，有點古怪！

苔莉：真的嗎？

慕容：我不懂！

苔莉：我也不懂，怎麼袁慕容袁先生的三十五萬港幣存摺，倒在我的手裏呢！

慕容：什麼？

苔莉：這不是有點古怪嗎？

慕容：活神仙，這是怎麼回事？

世修：我也是不懂！

慕容：拿着我開心，還是——你想要騙我的錢，也用不着這種卑劣的手段！

世修：（大窘）——我是非常忠心的！

慕容：那爲什麼落在苔莉手裏呢！存摺是沒有翅膀的，我把存摺交給你轉的，你要不是存

心，牠難道還會飛嗎？

世修：這——這是卷好——

慕容：你們這些騙子！

世修：我——我——

大千：老萬！

世修：………

大千：這她怎麼說！

世修

大千：沙大千並沒有對不起你——

世修：天曉得！這只有天曉得！（欲遁）

苔莉：（攔住他）你那兒去！

世修：我被驅逐出境了，得趕緊去打鋪蓋！（急下）

慕容：大千，我想應該向你解釋——

大千：用不着！

慕容：我必需表白一下我的責任——

大千：事實已經很清楚，請不必多講了！

慕容：那末，你是說，卷好——

大千：也不必再關心卷好，她到那兒去了，我也不曉得！

慕容：騙子，全是騙子！

苔莉：真不要臉！

……

慕容：什麼？

苔莉：問你？就想這末輕輕的完了嗎？這個東西怎麼說？

慕容：還給我！

苔莉：倒容易！

慕容：那就隨你保存的好好的，準備着陪了你進棺材！

苔莉：什麼！

慕容：我錢要花在地階上，人要做在台面上，不三不四的錢我是不花的，偷偷摸摸的人情，我是不做的。我姓袁的不是冤大頭，跟我來這一套，我是不吃的！

苔莉：你要怎麼辦！

慕容：我沒有辦法！

苔莉：我們的事還沒了呢！

慕容：那隨便你！

苔莉：慕容，別打錯了主意，苔莉要沒辦法，也不敢在社會上混了！鬧罷了我就變帳，看

你還做人不做人！

慕容：（冷笑）哼！

苔莉：你要想要花槍，也得睜開眼睛瞧瞧！

慕容：我到要看看你這花槍是怎麼要法！

苔莉：我去告你！

慕容：很好，不過我現在應該通知你，你弟弟妹妹的學費，從今天起，我不想再負責任。

你的日用，也請另外設法吧！

苔莉：你這個貪官污吏，劊子手，混蛋！

大千：算了吧，苔莉，這有什麼用呢！

慕容：大千！

大千：……

慕容：我今天沒有走，我想你還是得奇怪，並且有了許多的猜想……

大千：……

容：事實上是我在快上飛機之前，得到了一個很不幸的消息！

大 千：（緊張的）怎麼！

容：昆明方面打了一個電報給我，說是我所運到昆明的貨物在昨天下午三點半鐘被敵

機炸毀了！

大 千：什麼，你說！

容：我們這批貨有沒有保單事險，我不知道。我想你可以和大成公司去交涉！（下）

大 千：（有頃）這個混蛋！

菩 莉：怎麼？

大 千：他毀了你，又來毀我！

菩 莉：……

大 千：什麼炸毀了？什麼交涉？一切都是他跟大成公司安排好了的圈套！

菩 莉：大成公司的總經理是他的老表！

大 千：我的心血，本錢，利息，就這樣完了！

大 苦 莉：你難道就甘心嗎？

大 千：不甘心又怎麼樣？這批貨是膠密運輸的，鬧大了，自己先站不住，沙大千到底做了

傻瓜了！

大 苦 莉：這種壞蛋，怎麼不死呢！

大 千：完了，一切都完了——你幹嗎？

大 苦 莉：我要走了！

大 千：那兒去？

大 苦 莉：回去佈置一下！

大 千：不，苦莉——

大 苦 莉：……

大 千：你可以不必走了！

大 苦 莉：怎麼？

大 千：要是你願意，這兒就是你的家！

苔莉：大千！

大千：運命既然給我們安排好了這種局面，執拗是沒有用的！苔莉，你留下吧！

苔莉：不，大千，這太奇怪了！

大千：我們是老朋友，也不必再來一套戀愛的把戲，讓我們一起生活吧！

苔莉：不，爲什麼！

大千：我沒有女人，你也沒有男人，大家都叫環境毀了，這就是一切。怎麼，跟着我，不

比一個陌生人好一點嗎！

苔莉：（痛苦的）可是，大千！

大千：袁慕容算什麼，有幾個臭錢罷了！你的一切都算我的！

苔莉：……

大千：我花錢買你！

苔莉：大千，難道你——你還在這時候，忍心欺負我嗎！（伏身大痛）

大千：（神經質的衝動着）爲什麼是欺負，爲什麼？別人做了的事，輪到我，就錯了嗎？別

人是人！我也是人！他們在社會上有地位，有金錢，沙大千也不是一個窮光蛋！你以爲我已經一錢不值，完全毀了嗎？我還沒有死，只要我活着，總有一天會翻身的！卷好丟了我，那算他活該，可是你——你什麼東西！輕視我，你還沒資格，你自己仔細的想想吧！

(趙氏及趙肅上)

趙氏：那不是先生，過去，陪個禮！

趙肅：……

大千：(強自鎮定)幹什麼？

趙氏：你這個死人，又不是根木頭，怎麼站着不動啊？

大千：我心裏煩的很，要沒什麼要緊事，改天再談吧！

趙氏：先生，是這麼回事，他呀，當小學教員當膩了，想依舊求你賞口飯吃，他又能寫，又能算，大街跑腿，也滿勤快，就是皮氣嫩了點，做事情倒頂忠心的！

大千：你來的很巧——

趙氏：怎麼？

大千：我這裏正想找裁員呢！

趙：啊——

大千：不過，老趙——

趙：（拘謹的）沙先生！

大千：（拍着他的肩膀）我們總算老搭擋了！

趙：他那兒攀配的上啊！

大千：當初開小飯館的時候，也有你一份，總算共過患難的，也許我們現在還可以從頭做

起，從小入大，慢慢的發展的！

趙：要是你還想開小飯館，現在可不比以前了。第一呢，現在錢不是錢了，現在一塊錢

只能當一毛錢用；第二，當局正在積極的疏散人口，房子也不易找；第三，——

趙：倒像真的似的。人家沙先生現在專跑香港，外國，那兒還把小飯館放在眼裏呢！你

呀，也跟着開開眼吧！

趙：我也是比方說——

趙氏：連打比方也小家子氣！倒底是上不了台盤的。那末，先生，他今天就搬過來了。

大千：（想了一下）也好！

趙氏：謝謝先生，死人，連個謝字都沒有嗎？

大千：不必，不必了！

趙氏：小姐，你要是想吃點什麼，儘管分付好了！汽水啦，橘子水倒是現成的！

苦莉：謝謝你！

趙氏：（向趙肅）走吧，還有幾個同事的，我去給你引見引見！

大千：（趙肅隨趙氏下）

苦莉：（自嘲的）他們還以為我很有辦法呢！

苦莉：.....

大千：既然他們都希望，苦莉，就讓我們好好的幹吧！

苦莉：.....

大千：方才你怪我不該忍心的欺負你！苦莉，你錯了！我們現在誰都不能欺負誰，大爺的

不幸是一樣的。(淒涼的)當初要是沒有你那一百塊錢，我們今天也許不會像這一場惡夢的！

苔莉：要是前方能打幾個勝戰，我們再回到上海，北平，南京，就好了！

大千：你這樣想嗎？

苔莉：我常常這樣希望！

大千：我是連這點希望都沒有的！活一天，少一天，勝利，是沒有我的份的！戰士們流血，不是爲了我們，我們不過是社會上的寄生蟲罷了！

苔莉：大千！

大千：你還記得我們初次見面的情形嗎？

苔莉：這還說他幹嗎呢！

大千：當時我們住在一個潮濕的房子裏，每天靠了借債啃大餅過日子，可是生活雖然艱難，精神卻很快樂，所以看到你這樣的人，我就非常忿慨！

苔莉：大千，別提這些事吧！

大千：當時你的豪情把我壓倒了，但是，苔莉，老實說，我還是非常厭惡你！

苔莉：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能不說這些個嗎？

大千：你知道？你知道爲什麼我那樣厭惡你？

苔莉：（哀求的）大千！

大千：（逐漸興奮的）就是因爲你，是一個寄生蟲！我看不慣，寄生蟲的生活，可是慢慢的
我卻對你又好起來了，這爲了什麼？

苔莉：……………

大千：這是因爲我也走了捷徑，現在我們是一樣了，這就是我們的結果，我不入地獄，誰
入地獄，地獄不會爲了沙大千，就關了它的鐵門的，我們難道就這樣完了嗎？

苔莉：（恐怖的）怎麼，你！

大千：（呀呀切齒的）我要復仇，我向了一切宣戰！林卷好，滾你的蛋！袁慕容，什麼東

西！我要錢，錢，錢，錢就是我所的一切，寄生蟲嗎？也好：走捷徑嗎？不怕！苔

莉，讓我們在一起吧，讓我們在一起吧！不要離開我，請不要離開我呀！

(林家棣滿面風塵，但卻精神飽滿的提了一個小包袱上。)

家棣：(快樂的)大千，我又回來了！

大千：(吃驚的)家棣，你？你回來了！

家棣：你看不是很奇怪嗎？也許你們已經看過報了——

苦莉：怎麼着？我們自己的事忙的很，這有好幾天沒有報看了！

家棣：報都不看！

大千：連自己都顧不了，那還有工夫管國家大事呢！

家棣：真是奇怪：——是這末回事，我們的船在路上被鬼子給炸了，幸虧人都上了岸，還

沒有什麼損傷，遇事的地點很荒僻，前不着村，後不落店，沒法子，只好回到重慶，再想辦法。我們跑了兩百多里，才搭了民船，把什麼都炸掉了！

苦莉：你的東西都炸光了！

家棣：我也沒什麼東西，姐姐替我縫的那兩套軍裝我還沒上身，想帶到前方送人的，誰知

連倒送了水龍王了。公家的東西才可惜呢！很多書，很多東西，都是這次新買的。

好容易搶下了一點，大家分開背着，一路走，一路罵，就這樣罵回重慶來了！

苔莉：那你——很辛苦了！

家棟：這算什麼辛苦，我們在前方，天天都這樣的，有時候急行軍，到夜裏了，要跑一百二十里山路呢！可是也讓我歇歇腿，喝碗水吧！

苔莉：茶倒是現成的。

家棟：（在苔莉斟茶的時候）姐姐呢？

苔莉：卷好——

大千：她——

家棟：我走的時候，他不大舒服，現在好了嗎？

大千：她——

家棟：（不免癡心的）她在那兒——（向內叫）姐姐，姐姐，我回來了，家棟回來了！姐姐！

大千：你叫破了嗓子，也沒人答應的！

苔莉：她不在家！

大千：苔莉！

家棟：那兒去了？

大千：她——家棟，先休息一下，我們再慢慢的談吧！

家棟：（大疑）怎麼？怎麼？她——她不是——

苔莉：她已經走了！

家棟：走了？

苔莉：今天早上走的！她到那兒去了，誰也不知道，她生了病，就這樣一腔不響的帶着病

走了！

家棟：怎麼，大千！

大千：我爲這件事情，非常痛苦！要是你早一天回來，也許她今天還不會走的！

家棟：……

大千：家棟，卷好雖然走了？可是你還可以住在這裏，我們並不會因爲她走了，就怠慢你

的！

家棟：（決然站起來）不！

大千：怎麼？

家棟：姐姐走了很好，她是應該走的！

大千：可是我還沒有告訴你——

家棟：用不着你告訴，我也可以想到的，要是她還有良心，她能老跟你們這些人在一起

嗎？

大千：啊——

家棟：我討厭你們——討厭你們這些人，再見吧！先生們！（依舊提了他那小包袱下）

苔莉：唔，大千——

大千：在我們的面前，她倒成了英雄了！

（送信人上）

送信人：沙先生在家嗎？

大千：幹嗎？

送信人：信！

大千：拿來！

送信人：請你在這裏蓋一個私章！

大千：你那兒的！

送信人：我醫院的。這是醫藥費的清單，這是艾先生遺物的清單，請在這兒寫個收字吧！

大千：什麼，你是——

苔莉：艾先生怎麼樣？

送信人：不在了！

大千：不在了！你爲什麼？——

送信人：醫院裏打過好幾次電話，這兒都沒人去！艾先生臨臨無，還問人來了沒有，沒法

有，有什麼法子！

大千：苔莉，苔莉，這一切都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呢！（伏身大痛）

——幕徐徐落全劇終——

波士里士夫斯著
演技六講

本書對話的體裁深入淺出地說明一個演員應該如何訓練自己，如何

走入藝術的境地中去。這六篇講話，形式十分輕鬆活潑，而內容深入地觸及了演劇藝術中一切最高深的基本問題。同時揭出該書以藝術各部間的聯系與綜合。

鄭君里譯
一元

日內瓦 斯伯納 九角

突 擊 塞克等 四角

魔 窟 薩自慶 一元一角

風 城 吳鳳光 一元二角

一 年 間 鳳 野 七角

職 業 塞克等 七角五分

戰 門 華 漢 一元二角

白 兒 莊 王 雙 八角五分

黃 花 樹 胡 魯 沐 八角五分

華 倫 斯 太 郭 沫 若 一元九角

太 平 天 國 陳 白 塵 一元

自 由 鐘 馮 君 五 角

奉 金 花 董 行 四 角

電影表演藝術

洪一深著
一元
及參考書目。

本書上半部六章：
(一) 戲劇與演員；
(二) 動作；(三) 動作的表情；(四) 聲音；(五) 聲音表情；(六) 怎樣制作人物。下半部為圖文並重的表演技術圖解，計有插圖二百四十餘幅。對各部表情姿態的動作，說述非常詳盡。未附表情與動作一覽表。

生活書店發行

青年自學叢書

創作的準備

茅以清 著

每冊七角

本書是貢獻給一切有志於文學寫作的自學青年的。作者

他把豐富的寫作經驗，告訴我們，使我們知道在創作之前，應做些怎樣的準備工作，內分(一)學習摹仿，(二)基本練習，(三)收集材料，(四)關於人物，(五)從「人物」到「環境」，(六)寫大綱，(七)自己檢查自己，(八)幾個疑問等。句句都是經驗談。

寫作方法論

孟起 著 每冊九角

這書共分五講，前四講對於寫作的本認識和態度，寫作的基本語法知識和基本技術等，都有很詳盡的闡發。最後一講為抗戰期中關於寫作方法的諸問題，於通俗化問題，尤多討論。

怎樣閱讀文學藝術作品 沈起予 著 每冊一元

給初學寫作的一封信用

蘇聯文學顧問會著 張仲實譯 每冊一元三角

給青年作家

高爾基等著 曹靖華等譯 每冊一元三角

各地生活書店發售

10712
21201
21112
中華書局古籍雜誌專卷委員方書多燈清閣字一三八四號

活生

每冊實價一元三